李相國論事集

附李相國遺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相國論事集

附李相國遺文

李　綳　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指海及畿輔叢書皆收有此書指海本經錢熙祚校正故據以排印並附畿輔本所載遺文一卷唐書本傳一篇及全書目錄於後

四庫全書提要

李相國論事集六卷。舊本題曰李深之文集。唐李絳撰。絳字深之、隴西人。擢進士。補渭南尉。歷中書門下平章事。事蹟具新唐書本傳。今考其書。乃唐史官蔣偕編絳奏議之文。與論議之事。雖以集名。實魏徵諫錄之類也。前有大中五年偕自序。稱今中執法夏侯公。授余以公平生所論諫。凡數十事。其所爭。皆磊磊有直臣風概。讀之令人激起忠義。始自內廷。終於罷相。次成七篇。著之東觀。目爲李相公論事集云云。其說本明。此本標題。殆後人傳寫所妄改歟。偕序稱七篇。今佚其一。所存惟有翰林學士時四十六事。爲戶部侍郎時四事。爲宰相時十五事。共六十五條。敍事朴拙。頗乏文采。謝狀賀表之類。雜錄其間。多與論諫無關。又批荅賀屛風一條、宣示李栻密疏一條、盛夏對宰臣一條。皆憲宗之事。尤與絳無涉。編次蕪雜。亦乖體例。然遺風舊事。紀錄頗詳。多新舊唐書所未載。亦足以備考核。王楙野客叢書引其救鄭絪一條、論採擇良家子一條。謂足補唐書之疏。葉夢得避暑錄話引其論吐突承璀安國寺碑樓一條。訂唐書之誤。是亦有裨史事之一證矣。陸游集有此書跋。稱舊有兩本。其一本七卷無序。其一本一卷。史官蔣偕作敍。以序考之。偕所序蓋七卷者。今一卷之本未見。而此爲七卷之殘本。乃有偕序。豈後人以游跋更正歟。

李相國論事集序

公元和二年四月。以監察御史選充翰林學士。未幾改主客員外郎。依前充學士。逾年轉司勳員外郎。年來改本司郎中。依前充學士。自始直內署。周旋凡五年。不獨以文章號令爲應職。意欲極直諫之道。開天子之耳目。致生人於仁壽。以爲己任。是時因抗言論事。面命授中書舍人。賜之金紫。時憲宗固以爲南司大用矣。不逾年。自戶部侍郎。遂平大政。其後二十年間。崇踐中外。卒以剛鯁致奸凶之大禍。大中初。有詔史官差第元和間相臣五人。將命圖形以補凌烟二十四人之次。有司卽以公之名跡。列在選中。及上奏。獨公之名留中不報。噫、自古忠臣不得其死者。自兩漢王嘉、李固。至西晉張華。如國朝褚河南、裴河東之類。剛毅不回。有類公之遺烈。于公之生。○此下似有脫文。今中執法夏侯公。乃授余以公平生所論諫凡數十事。其所爭。皆磊磊有直臣風概。讀之令人激起忠義。始自內庭。迄於罷相。次成七篇。著之東觀。目爲李相公論事集。下以楷模于後代。上以顯元和聖后納諫之德。昇平之運。可惜其致云爾。大中五年辛未歲冬十月。史臣蔣偕序。

李相國論事集目錄

卷一

論李錡財產請代浙西百姓租稅狀

論請驛遞赦書狀

請立皇太子狀

謝宣慰狀

論安國寺不合立聖德碑狀

上問得賢與化事對

造屏風事

進歷代君臣事迹五十條狀 全唐文作奉命進錄歷代事宜疏

批答宰相等賀忠諫屏風表

論裴均進銀器狀

卷二

學士謝狀

論柳公綽事
辨裴武疏
論鄭絪事（全唐文作辨李吉甫密奏疏）
論白居易事
論國學疏
論諫諍事
奏事上怒旋激賞事
論中尉不當統兵出征疏

卷三

上令宣示邪人事（一作宣示李拭密疏）
論讒毀事
論鎮州事宜
上鎮州事
又上鎮州事
論盧從史請用兵事

論澤潞事宜
請授烏重胤河陽節度使疏（舊題澤潞節度使今依全唐文改正）
論張茂昭事狀
卷四
論易定事宜
論鎮州淮西事宜
論內庫錢帛
論量放旱損百姓租稅
請揀放後宮人
論德音事
賀德音狀
謝宣慰狀
又謝宣慰狀
謝密賜宣勞狀
論許逖振進奉請驛遞送至上都狀

論不召對疏
論延州事宜狀
論簡勘楊憑家產狀
卷五
憲宗出遊畋獵中罷
論王鍔加平章事
論天地祭器敝惡
論任賢事
上言承璀事
上處分舊例戶部有進奉事
論戶部闕官斛斗疏
論元義方事
論太平事
論魏博事
論朋黨事

卷六
論鹽鐵月進事
論京西京北兩神策鎮遏軍事
上言德宗朝事
延英論邊事
夏中對宰臣事
上言外戚事
上言開元天寶事
上言須惜官
論採擇事
李相國遺文附
奏疏
論劉從諫求爲留後疏
論僕射中丞相見儀制疏
論回鶻請昏

論于季友尙主
論尙德
論徙受降城
論備回鶻
碑銘
兵部尙書王紹神道碑
賦
太淸宮觀紫極舞賦以大業與天地同和爲韻

李相國論事集卷一

唐 李絳 夢符
唐 蔡 [印]

論李錡財產請代浙西百姓租稅狀

元和二年浙西擒李錡伏法准舊例籍其家財產業送上都翰林學士裴洎、李絳等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人積成一道之苦○原本一謁不苦謁告陛下哀憫無告爲之弔伐變愁怨之氣爲發生之和歌舞聖時負戴恩德其李錡家所積錢帛皆斂于人或有酷法冤濫之徒斃其身取其貨或有枉法徵剝之吏加其罪納其財前後事狀布聞遠邇聖恩本以叛亂誅討蘇息一方今聲運錢帛播聞四海○播原謁有據舊唐書改非所謂式遏亂略、○原脫謂字據舊唐書補惠綏窮困也伏望天慈下痛哀之詔降雨露之澤將逆人財物並以賜本道代浙西百姓今年租賦則萬姓欣戴四海歌詠上覽狀嘉嘆久而從之

論請驛遞赦書狀

元和三年三月御丹鳳樓大赦天下知樞密中使劉光奇黨比同類奏准舊例散差中使走馬往諸道送赦書所貴疾速意欲庇假其類使至諸道受納財賂俟其至也自獲其半翰林學士裴洎、李絳等奏曰陛下自臨御海內事推至當易去煩苛今復以赦書散差勅使喧送是求方鎮財物蓋非陛下意旨請付度支鹽鐵急遞發遣既得疾速簡便又無求取勞擾上依絳等所奏光奇又奏曰舊例如此難使改易上曰

舊例若是。卽須恭守。若不是。卽須改移。豈可循舊弊耶。○原謂卽・據名臣奏議改・宜依裴洎、李絳所奏。自此衆情必知盧事□可以理奪。○句有誤・眞致治之英主也。故言時事。稱貞觀、開元、元和之政焉。

請立皇太子狀

元和三年。學士李絳上言曰。古先哲王。以天下爲大器。知一人不可以獨理。四海不可以無本。故立皇太子以副己。設百官以分職。然後人心大定。宗社永寧。有國家者。不易之道也。陛下嗣膺大寶。四年于兹矣。而儲闈未立。典策不行。是開窺覦之端。乖重愼之義。非所謂承宗廟、重社稷也。○原脫重字・據歷代名臣奏議補・且漢魏故事。國朝舊制。懸諸日月。著爲憲章。伏望陛下抑撝謙之小節。行至公之大典。用興儲副。永固邦家。則主鬯承祧。必光於萬代。問安侍膳。道播於百王。上曰。朕以菲薄。獲守社稷。而虔懇未通於天地。孝誠未達於宗祧。而遽示天下。私先及於子孫。朕甚愧焉。然以卿忠誠累有陳請。援引祖宗制度。援引經典憲章。事重禮崇。瞿然增惕。宜依所請。遂下制司。擇日備禮册命。卽惠昭太子也。

謝宣慰狀

今日奉宣聖旨。以立皇太子制下。特賜宣示。臣者祇奉詔命。歡抃失容。伏以時屬昇平。運逢交泰。陛下思固大本。以承鴻休。爰命元良。式昭茂典。無疆之祚惟永。至德之光日宣。億兆生靈。鼓舞欣戴。臣猥惟淺陋。獲奉軒墀。特降眷慈。俯賜宣示。以榮爲荷。倍百常情。

論安國寺不合立聖德碑狀

元和四年。盛修飾安國寺。左軍中尉功德使吐突承璀。令僧惟應等。連狀奏請立聖德碑。承璀恩澤無二。言無不行。遂先立碑。石大小高下。一準華陰岳碑。及堂構克成。承璀奏請學士撰碑文。且曰。臣以排比一萬貫錢。充送撰文學士。有進旨。令學士司勳員外郎知制誥李絳撰。於是絳與諸學士議。以自古聖帝明王。無聖德碑。豈德不迨歟。蓋以謂不宜刋勒。且示聖德有區限也。及同狀上論其旨曰。陛下布維新之政。刻積習之弊。行前王所不能行。革歷代所不能革。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自立碑。以示天下。不廣。彰滿假之漸。招矜炫之譏耶。大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化成天下。高視百王。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又安以碑表而贊皇猷。若可敍述。是有分限。乃反虧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堯、舜、禹、湯、文、武。無立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罘嶧之碑。○原作然後有置嶧山之碑。據舊唐書改。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迹。適足爲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爲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哉。陛下嗣高祖、太宗之基。舉貞觀、開元之政。思治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自損聖德。近者閻巨源請立紀聖德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碑。與前事頗乖。可否相違。是非殊異。況此碑既在安國寺中。卽敍載游觀崇飾之事。述游觀且乖理要。敍崇飾又非正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伏乞聖慈特令寢罷。○原脫令字。寢謁請。據舊唐書補改。臣等職忝近密。理合獻陳。庶申葵藿之誠。冀增海岳之大。謹奏。其日晚奉宣進旨。覽所陳。深歎忠鯁。已依所奏。不令造立。其碑樓遣令拽倒訖。想宜知悉。勅使宣了。學士相視。不準擬一狀便行。尋問勅使如何拽倒。曰。聖人覽狀時。承璀正在旁立。上處

分令拽倒。承瓘云。碑樓功積大。卒拽不倒。款緩令拆。意欲延引。候便再論。上厲聲曰。多著牛拽。乃不敢言。遂以百牛拽倒。某見定當了奏聞。便令宣與學士。

上問德賢興化事對

上嘗御浴堂北廊。從容言曰。朕閒覽前史。見興化致理之主。奉公竭忠之臣。未嘗不加興歎。想其風彩。洎我貞觀開元之化。備在青史。垂於不朽。朕不量菲薄。欲庶幾仰承祖宗之道。追蹤古昔之風。將釣拔俗之士。致濟代之才。舉茲凋瘵。納諸仁壽。邊境靡烽燧之警。郡縣無愁怨之音。禮義興行。盜賊屏息。無忝謚號。不爲宗廟之羞。何行而可以致是也。學士李絳對曰。陛下興聖懷。發德音。追帝皇之高風。紹祖宗之丕烈。思延釣築之士。想致唐虞之化。非臣凡近愚昧所宜獲承聖言。而祇應清問也。臣聞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思發於志。故易曰。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又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昔周成王泣啓金縢。皇天爲之反風。宋景公誠發德言。妖星爲之退舍。天人相應。今古同時。記曰。川澤通氣。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言聖靈相通。有感而應也。今陛下以上聖之資。撫易化之運。積勵精思理之志。求希代濟時之賢。感於誠懷。勞於夢想。言出于口。行加于人。神祇將必效靈。才彥固當接武。豈惟殷宗求於傅說。周文獲於渭濱。願言必從。志誠斯感。惟聖人爲能之。抑臣又聞。政必觀其實。不觀其文。信其行。不信其言。若欲天下副陛下之誠。從陛下之化。自非聖躬行之以導其下。則無繇而致。未有表正而影不直。聲鳴而響不荅也。今陛下以常士之禮。而待拔俗之賢。以九品之祿。而望超

代之器。是猶垂蝸蚓之餌。以釣呑舟之鱗。設弓弋之繳。以羅垂天之翼。固不可得而致也。昔文王養老。而伯夷、太公出。昭王禮士。而鄒衍、樂毅至。故以身先之。以誠致之。未有不應者也。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貴德。親信端士。遠弃邪佞。盡忠進直者奬之。希合從諛者斥之。與大臣言。敬而信之。不使小人參其事。與賢士游。觀而禮之。不令不肖者搆其隙。唯義所比。不論親疏。唯仁是行。不論貴賤。去冗官無益於時者。則祿及才能矣。出宮女之希御幸者。則時無怨曠矣。簡繁數之儀。則禮得其節矣。除廢慢之奏。則樂得其和矣。將帥廉、則士卒勇矣。官師公、則治化洽矣。法令行、則下不違矣。教化篤、則俗必遷矣。如此、則聖問周達。德聲遐宣。可使金石孚變。鳥獸率舞。而況於人乎。則必賢哲慕義。英彥赴響。伊尹必負鼎而來。呂望必投釣而起。由余必弃戎而委質。甯戚必捨牛而效用。三傑成功於高祖。四七展才於光武。龍吟則山雲起。虎嘯則谷風生。自然之應也。然後陛下坐明堂。朝羣后。興教化。作禮樂。正風俗。厚人倫。遠比堯舜。興崇近與祖宗合德。時臻至理。代稱中興。則向者聖念所思。睿心企及。何遠之有哉。唯陛下勤行之爾。若言之不至無至也。（○句有誤。）伏惟陛下念之。伏惟陛下勤之而已。上曰。美哉斯言。朕當書之於紳。因有進止。檢自古明君賢臣、亂君邪臣事跡。造屏風焉。

造屏風事

元和四年。勅學士。令檢自古明君賢臣、亂君佞臣事跡。作屏風三合。其圖畫美惡。題寫其事。朕施於便殿。坐臥觀閱。用爲鑒誡。以自省察。學士李絳、崔羣、錢徽、韋宏景、白居易等。檢討事跡。如文王得呂望以興。齊

桓公任管仲以霸。齊宣王誅阿大夫。京房對漢元帝。周幽王嬖褒姒以爲身禍。秦二世惑趙高以亡天下。陳後主方事弋獵。遂以亡國。朱異勸梁武帝納侯景。臺城遂陷。如此之類。都五十餘事。造屏風三合。具列其事進入。幷以狀稱賀。上大悅。乃令中使將出中書。以示宰臣。百僚上章賀。卽日張於便殿。朝士省閱。顧左右中人指示曰。汝等大須作意。不得有如此之事。

進歷代君臣事跡五十餘狀

元和四年奏。臣等先奉進止。令檢尋歷代至國朝已來。聖帝明皇。忠臣義士。君臣合體。事跡可觀者。檢五十條進呈。欲於御坐置屏風觀覽者。伏以自古聖王。皆憂勤庶政。未嘗不取鑒於前代。致理於當時。昔太宗亦命魏徵等博採歷代事跡。撰羣書政要。置在坐側。常自省閱。書於國史。著爲不刊。今陛下以天縱聖姿。日愼一日。精求道理。容納直言。猶更參驗古今。鑒試美惡。朝夕觀覽。取則而行。誠烈祖之用心。必致貞觀之盛理。臣等謹依撰錄。都五十條。賢愚成敗。勒爲兩卷。隨狀進上。其羣書政要。是太宗親覽之書。其中事跡周備。伏望德政日新。成不諱之朝。致無爲之化。

批答宰相等賀忠諫屏風

朕以負荷至大。惕厲每深。常所憂勤。豈敢暇逸。雖卿等竭忠獻替。蓋臣之救既多。而朕亦追想聖明。諫諍之規是渴。所以列其事跡。文以丹青。嘉乎匪躬。凜然在目。庶以發揮寡昧。辨察正邪。置之坐隅。所期於外獎示諸卿等。但表於中懷。詠之清風。企以從政。豈惟斯美。得在前人。卿等道極致君。才周濟物。弼違義激

於金石。成務功格於神祇。事合公忠。言形將順。周省陳敍。誠覽誠明。所賀知悉。

論裴均進銀器狀

元和二年春。德音天下。方鎭因緣進獻。裒刻百姓。賦斂煩重。外以進奉爲名。內以貨財爲事。遂有痛哀之詔。斷方鎭非時進奉。其夏季襄陽節度使裴均。素交給內官。恃其援助。遂進銀盆之類萬餘兩。憲宗因事繁誤納於內。學士李絳等論奏云。陛下聖明之德。超邁百王。英特之姿。跨越千古。察百役之繁猥。愍萬世之愁苦。念杼軸之積弊。知姦臣之狗私。外以進入爲名。內以賄遺爲計。厚斂于下。半入其家。所以特降鴻恩。大拯頹俗。罷方鎭不時之貢。禁天下無藝之費。蘇息下民。革除宿敝。頒宣之日。遐邇畢臻。感恩涕泣。仰德歌舞。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覩聖時。利澤布於四海。德施周於萬里。家吟戶詠。氣舒日明。纔及數月。今自廢罷。受納裴均所進銀器。天下之人。皆謂詔書不信。必謂陛下以財貨爲先。此人非益於聖德也。且裴均行不繇道。姦以事君。固違制書。敢進銀器。此是試陛下之意。若不容納。必知英主不可以利昭。則須恭守典憲。遵朝廷。〇遵字上下當脫一字。若爲受領。則知聖懷必可以財動。因此厚斂於下。此不忠不誠之大罪也。倘陛下以裴均位當藩鎭。官極崇顯。未能行法以懲姦人。伏望以制書令度支收納。卽不違勅文。又免入內庫。無虧聖政。以示外方。上覽疏驚曰。我事繁。都不記得。許令受納。是我誤也。所進是赦書未到前發來。裴均特赦其過。依卿所奏。便送納度支收管。其日遂令中使押領銀器於中書。宣示宰臣。云裴均違勅。進此銀器。緣其赦書未到前已在道路。所以特赦其過。並令送納度支。所宜知悉。宰臣驚悅。進狀稱賀。中外皆喜

上之從諫求理焉。

李相國論事集卷二

學士謝狀

臣絳等。今日伏蒙聖恩召對。特賜延納。過有奬諭。又奉宣聖旨。卿守職盡忠。常如今日。朕何憂天下不理。又伏見襄陽進奉出付所司。安國寺鑄聖容處。又罷臨幸者。親奉德音。旋蒙宣諭。目覩盛事。心感皇明。喜戴交并。抃舞失次。伏以陛下憂勤庶政。推以至公。容納直言。事惟求當。臣等恭守職分。自合罄竭愚衷。豈望天眷綢繆。特加奬諭。感恩激切。倍百常情。至於慎守德音。出外方之獻。嚴重清蹕。罷近寺之游。此皆發自宸衷。卓然光大。足以動四方之聽。感萬國之心。臣等職在禁闈。時逢昌運。以欣以忭。意不能宣。

論柳公綽事

御史中丞柳公綽。與宰臣不協。爲所陰中。憲宗因對學士李絳。忽云。柳公綽逐突臺中。（突原闕空。據名臣奏議改。）公事不理。我與一遠郡刺史。以勵後人。何如。絳遂奏曰。自柳公綽爲中丞。公議皆云稱職。性素強直。不依附於人。衆傳掌權之人有忌者。輒欲去之。望聖意審詳根繇。上大悅曰。誠如此。且任之。如有闕敗。去之如何。○名臣奏作去之何晚。此疑誤。

論裴武事

京兆少尹裴武。銜命使鎮州。令諭王承宗割德棣兩州歸朝廷。武飛表上言。一如朝廷意旨。遂除承宗所

署德州刺史薛昌朝爲德棣節度。令中使賫旌節授之。而魏博田季安得飛報。先知之。遽報承宗。言昌朝與朝廷通。遂星夜追昌朝。德棣州節度及旌節至魏州。又爲季安留連。得爲宴樂。停七八日。而昌朝尋已追到鎭州。朝命遂不行。比及武使回。事宜與先上表參差。幷有人譖傷武。云使回宿宰相裴洎宅。遲明方見。憲宗大怒。乃召學士李絳。因顧問奏對畢。上顏色甚震怒。曰。裴武罔我。苟求脫於賊中。上言不實。令我制除薛昌朝。今果不受。又使回未見。先宿裴洎宅。須左除嶺南遠處。絳因奏言。裴武甚諳練時事。往陷在河中。李懷光賊中。事蹟可稱。今所銜命。不合絕有乖錯。大抵賊多變詐。難得實情。以臣愚慮思度。王承宗恐國家必有征討。請割德棣兩州。且得安全。尙有四州之地。亦足保其富貴。求安之計。必是此心。然鄰道魏博、東平、范陽、與王承宗勢同事等。恐他時亦爲朝廷所割。必是爲鄰國所構。兼以利害鼓動之。不得守其初心。此必然之理也。伏望且尋訪之。裴武所上表。只得上承宗初時意。便且奏來。後又恐鄰境脅制誘動。遂有後變計。裴武不敢不盡其心。陛下擇裴武。使凶逆悖亂之邦。一不如意。便有貶責。臣恐今後奉使賊中。無復得誠實。其後奉使者。皆以武爲誡。依阿可否之間。必曰。其言及表章則如此。其深心則臣不可保。不可顯言是非。陳列事狀。若朝廷不得實狀。別處置。或有乖錯。非國家所利也。若受賊中財賂。言說不實。則須重責以懲姦欺。又言先於裴洎宅宿。裴武久爲朝官。諳制度。裴洎身爲宰相。特授恩私。若其未見而便宿宰相家。固無此理。昧劣於此兩人。猶不敢至是。況皆是詳陳時事之人。計必無此。時必有搆傷裴洎、裴武。陛下不可不察。上良久曰。誠有此理。事合從寬。更不用問。武得守其位。

論鄭絪事

上御浴堂北廊。召學士李絳對。顧問畢。上曰。有一事甚異。朕比來未能言之。鄭絪身爲宰相。事朕不盡心。朕與宰相商量。欲詔盧從史卻歸潞府。續追入朝。鄭絪輒漏泄我意。先報從史。令其陳奏潞府無糧。三軍且請山東就糧。爲人臣豈合有此事耶。故事合如何處置。絳對曰。若實有此事。雖以誅族於陛下未足塞責。復曰。陛下從何得之。計鄭絪必不自洩。從史不自言。陛下先知。何以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對曰。臣與鄭絪先後懸殊。不相往來。臣約其事體。必無此理。鄭絪甚讀書。頗識事體。時稱佳士。素有美名。雖不知其才術如何。至於君臣大義。不合不知去就。若身居宰輔。參陛下密謀。何敢洩之於姦臣。雖術同犬彘。性如梟獍。亦不合至此。況絪頗知古今。洞識名節。事出萬端。情有難測。莫是同列有不便之勢。專權有忌前之心。造爲此辭。冀其去位。若不過陳危事。安得激怒上心。伏望陛下深思熟詳。無令人言陛下惑於讒佞也。上良久曰。亦應如此。朕幾誤爲處分。至是遂已。

論白居易事

上召學士於三殿對奏。論政事。拾遺白居易言事抗直。曰。陛下錯。上色莊而罷。令翰林使密宣承旨李絳對。上曰。白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因切論曰。臣聞主聖臣直。宥過莫大。自陛下開納諫諍。容受善言。小臣然後敢極論得失。從而怒之。則是緘其口。若從順陛下。則安敢發言論。況居易所言。志在裨益。言雖太直。事涉不私。伏恐衆議以爲陛下惡聞直諫。斥出正人。非所以發揚聖德。納諫諍也。上悅曰。依卿所奏。

遂待之如初。

論國學疏

學士李絳上言。自三代哲王已降。奄有天下。未嘗不崇建太學。尊重名儒。習干戚羽籥之容。盛樽俎揖讓之禮。以興教化。以致太平。天子親入視學。皇太子行齒胄之禮。斯所以用化成天下也。故記曰。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當征討之急。則先武事。丁理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武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魏太祖於擾攘之際。崇立學校。歷代之於儒道。如此急也。後漢儒學之盛。太學至有三萬人。諷先聖之言。酌當代之務。鴻名碩德。康國濟時。未有不游於太學。以躋顯位也。國家自高祖初平關中。便修太學。幷爲功臣宗室子弟。別立小學。建饗舍。大引儒訓。增置生徒。各立博贍。○臣奏議亦誤。鴻儒碩學。盛於朝列。質疑應問。酌古辨今。咸徵經據典。得傳師法。故朝廷無不根之論。蕃夷有慕義之名。風教大行。禮樂咸備。貞觀之理。謂之太平。至於開元中。亦弘國學之制。復覩儒道之盛。故太學廢於衰亂之代。非所以俾風俗。趨本業而務實。○名臣奏議作非所以俾風俗。趨末而忘實。似誤。蓋繇國學廢講論之禮。儒者靡師資之訓。自是以降。不本經義。不識君臣父子之道。不知禮樂制度之方。和氣不流。悖亂遂作。其師氏之廢。如是之害也。今天下遭逢聖明。蕩滌瑕穢。前代所不能舉而陛下舉之。百王所不能行而陛下行之。萬方傾耳。兆人企踵。思陶聖化。希承德風。而德盛道隆。闕弦歌之雅詠。政流化洽。鮮儒學之高風。頃自胡寇亂華。乘輿遠狩。中夏凋耗。生人流離。儒碩解散。國學毀廢。生徒無鼓篋之士。博士有倚席之譏。馬廐園蔬。殆恐及此。伏惟陛下挺

超代之姿。發振俗之令。復崇太學。重延儒碩。精選生徒。獎寵博士。備徵天下名德專門之士。增飾學中屋宇廚饌之制。殿最講習之優劣。彰明義訓之得失。明立科品。使有懲勸。拔萃出羣者。靡之以祿。廢業怠惰者。賓之以刑。自然儒雅日興。經典日重。先王之道日盛。太學之訓日崇。陛下垂拱明廷。受釐清禁。使師氏教德、不獨美於周時。橋門觀禮。豈復謝於漢日。伏希天造特覽愚言。起茲廢墮。引於教化。冀裨聖政。少助皇風。上於是宣付中書門下。令修起國學。執事者以爲虛文。不能將明主上之意。遂因循而已。

論諫諍事

學士李絳浴堂論事畢。上曰。近日聞諫官諫事。頗有不實。言事朋黨。動多譁。須遠貶三兩人甚者。以勵其餘。絳因對曰。陛下此言。似非聖意。恐有邪佞之人。以誤天心。且自古聖王。未嘗不納諫則昌。拒諫則亡。故夏禹拜昌言。漢武延直諫。所以光於史策也。史傳備載。歷代帝王。置敢諫之鼓。立司過之吏。木鐸狥路。以採風謠之詞。商旅謗市。以詳得失之政。故成湯聖德。格於皇天。而稱改過不恡。顏回希聖。四科之首。而美不貳過。則知雖至聖賢。不免有過。所貴能改。不至順非。若無諍諫。何以知過。故書云。汝無面從。又曰。從諫如流。昔太宗以聖武創平天下。奄宅萬國。而懼臣下不諫。誘之使言。至於李大亮、孫伏伽之儔。皆以上疏諫事。並蒙褒賞。魏徵、王珪事無大小。皆獻直言。諍諫切直。用裨聖德。故太宗振英聲於萬古。王魏流芳名於千載。未聞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洎我太宗。窒諫路以自擁蔽。不聞其過。唯失道之君。惡聞己過。夏桀、殷紂、周幽、秦皇。以拒諫飾非。反道敗德。直言者謂之誹謗。正諫者謂之妖邪。忠臣結舌。端士斂迹。故不知已

過。遂至亡國。向者四君。招諫使言。聞過輒改。易覆車之轍。啓忠臣之心。則當政化益光。宗社永固。殷湯周武。安得有鳴條牧野之戰。戎人漢祖。安得有驪山軹道之師。且今補闕拾遺。天后所置。便在左右。司察得失。昔施之於女主。今黜之於聖時。國史之中。何以示後。微臣竊爲陛下惜之。夫臣下貢言。於至尊如天。臣卑如地。加以日月之照。雷霆之威。小臣晝度夜思。將有上諫。本欲陳諫十事。至時已除五六。逮於緘封上進。又削其半。其得上達者。十無二三。何哉。啓忤意之言。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相時避禍者也。自非聖主。知直言有益於己。正諫有裨於時。溫言容納。獎勵勸道。忠臣抱義。不顧其身。懷忠不避其禍。苟有致君濟時之益。不識觸忌冒諱之誅。何哉。盡節之臣。竭忠之士。顧食君之祿。推事君之道而致然也。其君上納忠如是之急也。臣下上諫如是之難也。所以明主須宥其過。恂恂納諫。切言者賞之使必進。極諫者褒之使必行。然後聖德光明。大化宣暢。今黜責諫臣。使直士杜口。非社稷之利。朝廷之福也。陛下詢於微臣。不敢不陳愚款。上曰。非卿此言。我安知諫諍之益也。

奏事上怒旋激賞事

學士李絳。於浴堂北廊奏對。指切時弊。有忤上者。及論中官縱橫。方鎮進獻事宜。上怒甚。頭面俱赤。厲聲曰。卿所論事。何太過耶。絳奏論不已。曰。所奏陳事理。豈臣身之利。是陛下之利。陛下不以臣愚昧。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禍患。盡誠奏論。傍忤侔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之與承璀。素不相識。又無嫌隙。祇是威福太盛。虧損聖明。

故不敢不言也。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上見絳誠切不回。怒色卻散。乃慰諭曰。卿盡節竭誠於國。人所不敢言。卿悉言之。朕聞所不聞。知所不知。眞忠正誠節之臣也。疾風知勁草。卿之謂矣。他日南面。亦須如今。絳遂拜謝而退。上遽令與改官。遂特命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異哉。論事過則怒。正理當則悅。不遷於事。唯在於公。息雷霆之威。布陽和之德。非憲宗至聖。孰能是哉。

論中尉不當統兵出征疏

元和四年。上令左軍中尉吐突承璀。統神策軍討王承宗。節制諸道兵馬。翰林中使陳從古無令中人統各鎭師徒諸道受其節制者。師出不律。軍必無功。前後諫論一十八度。後宰相論亦不允。遂依上旨。仍令學士李絳撰白麻。其日絳又進狀。稱事實不可。適有進旨召翰林梁守謙。上手執一紙文書云。宰相悉言可任承璀。而學士不肯。如何。遂令中書出敕。夫以人主之威。承璀之寵。兵戎之重事。學士之微品。天威下臨。遣其草制。復有何難。而因循道理。愛惜事體。至於手執相府狀。令中書出敕。不怒學士所守。能察盡忠之誠。雖古先哲王。何以及此。踰歲承璀果無功旋師。更寵受開府儀同三司。依前中尉。絳謂諸學士。絳繆蒙恩獎。超越諸公。嘗思報恩。不顧獲罪。今吐突啓用兵之端。無擒敵之功。傷人費財。貽國大恥。虧損聖德。汙辱史策。此事須上論不敢迴避。履危之際。絳自上疏。不敢有累諸公。遂上疏極諫。其略曰。承璀擾改師徒。陷沒將校。衆情羣議。方謂陛下正其刑典。懲之後來。今反極寵榮。重加崇秩。已後更有敗軍失律之將。蹈利干賞之夫。則何以處之。若誅之。則罪同而罰異。王法之不一也。若捨之。則保身而翫敵。國典之不行

也。伏望聖心割不忍之恩。舉不刑之典。責無功之罪。追不次之榮。使備邊之將。有所懲勸。當危之士。無復顧望。實天下幸甚。疏既入。絳謂諸學士曰。此疏事合分陳。豈得顧念禍患。少當貶責。便從此辭。遂於本閣取前後所上章及稿草。悉皆焚毀。俟命而已。隔兩月。承璀遂罷左軍中尉。以散伍就院。然後相賀。抃舞聖明。憲皇割恩務理。從諫納忠如是。天下仰觀日月。謂之中興。太宗元宗之盛。無以過此也。

李相國論事集卷三

上令宣示邪人事

元和四年。王士眞率其子承宗。輒令軍府事。中人承璀。勸上興師討伐。時事人情。不願動衆。蓋緣鎭州四面皆叛渙之地。事同勢合。必難成功。又以承璀統左右神策軍專政。令諸道取節度中外極諫。言其不可。前後二十餘度。上意猶豫未決。而宗正少卿李拭、密上疏言承宗必須誅討。承璀是親信近臣。合委禁兵爲統帥。諸軍不敢不伏。上忽遣翰林使梁守謙把拭狀來謂學士等曰。此是姦邪之人。知朕欲令承璀領兵討伐承宗。便希我意。故進此狀。卿等記之。已後不得輒令進用。若非應期聖哲。何以洞鑒事情。豈尋常守成之君所可擬也。

論讒毀事

學士奏事。極論宦官權幸。侵害政事。搆毀忠正。罔惑聖聰。上曰。此輩從古而有。非朕特置也。其何敢罔惑搆毀。朕豈用其言哉。學士對曰。陛下不信。試取聖意素所美之事。假以上旨爲惡聞之。卽爲不顧事實好惡。便隨順聖心而言。此豈忠信所爲。實傾邪也。中人本性。唯在財利。若趨邪行賄者。雖事類蹉跌。政如豺狼。而因便陳啓。悉謂賢才。若守正不通者。雖行同顏閔。理等龔黃。因事中傷。謂之貪冒。不知仁義。不分邪正。此其天性也。臣不敢言聖意知其如此。遂其喜怒。蓋以常在左右。積於狎昵。能用傾巧之智。搆成疑似

之端。上聞而怒之。因而信之。郤謂之公也。如此事狀。備載史言。巧拙爲眞。○此句有誤。今古同病。上曰。此等是朕奴。豈有信其毁譖。如有此事。卿等一一奏論。朕當處置。勿希朕旨。

論鎭州事宜

奉宣。今因鎭州事勢。朝廷欲自除人。如何。學士奏曰。臣等伏以河北專有土地。父子相承。每思此事。常所憤歎。自聞士眞亡沒。夙夜思量。誠願別議除人。以去久弊。然以朝廷法制初立。須愼事機。度其萬全。方可處置。伏以自武俊父子相承。至今四十餘年。軍鎭人情。慣習以久。兼聞士眞有子。久領兵權。今別除人。深恐未可。況范陽、魏博、易定、淄靑。皆是父子相承。實同流類。鎭州若有革易。此輩必不自安。茂昭雖有所陳。亦恐未得甚信。竊料四鄰節度。多有此心。必謂進退之間。皆有所利。何者。若鎭州除人入得其便。以此爲功名。若敕命萬一不行。因此郤相交結。在於國體。不可便休。卽須備守封疆。兼議討伐。因此節度使必加封賞。軍士亦須給賜資糧。臣以知其四鄰進退有利。況今江淮水旱。財不充力。陛下方懷憂勤。猶思賑恤。當於新河以北。近來稍加恭順。當其畏威懷德之際。示以含宏光大之恩。且令士眞□依師道例充留後。既推恩信。且獲便安。近日師道最奉朝廷。猶奏小男引方充副使。則鎭州未可改易事理灼然。但國家財力漸豐。德化漸及。他時制置。必易指揮。臣等慮及此事。已具聞奏。累日思量。非不審細。利害得失。斷在不疑。伏望聖恩俯賜詳鑒。

上鎭州事

奉密宣。今欲與承宗留後。便割鎭州筦內德棣兩州。別置一鎭。又欲令人諭承宗。遣依師道例送兩稅。卿等商量如何者。學士奏曰。臣等竊以鎭州專有土地四十餘年。軍鎭人情久已附著。今若別議割隸。卽成不安。軍情又阻憂疑怨望。以此爲辭。官爵恩澤悉爲虛弃。儻割隸之際。萬一遲迴。事體之間。倍難處置。況鄰近數處。情狀皆同。料其中心。亦憂分割。若潛計會。必有拒違。朝廷計謀。須審利害。捨小取大。斯爲遠圖。臣細思量。必難割隸。其兩稅官員等。伏望聖恩授承宗後。因弔祭使鎭州日。令出自其意以諭承宗。使其感戴恩造。若引師道例。不欲令知出自聖旨。倘或自效。理固合宜。若事或不行。體亦不損。臣之愚慮。敢不竭誠。伏望聖恩俯賜詳鑒。

又上鎭州事

密奉進旨。今劉濟、季安、皆有疾患。忽有故者。不可盡如鎭州例。皆與其子。今欲乘此便。鎭州別除人。如不可。卽議用兵。議者皆以此爲然。恐卿不細知彼事情。宜審商量奏來。勿錯誤者。學士奏曰。臣等再三思度。敢不詳審。伏以鎭州人心固結。難卽改移。鄰境事同。必相扶會。當其無事。則相疑沮。見有改易。則鄰同心意者。以子弟爲謀。他日還慮及此。情狀可見。事理昭然。今若欲除大臣守鎭。臣愚必知未可。不如且示懷撫。以收其心。所以頻有奏陳。伏冀俯存含忍。實慮別除人後。制命不行。卽須興師。且事征討。蓋以江淮水旱。人力困窮。陛下每切憂勞。尙加賑恤。財賦所入。經用不充。今欲鎭州用兵。須令諸處進討。計用兵數。供費已多。萬一四鄰之中。同類潛相扶結。相爲影援。延引歲時。則爲患益深。所費轉廣。縱陛下悉出府庫以

給軍須。若更淹延。將何及計。兵連之後。勢不得休。北狄西戎。素多姦狡。忽乘閒隙。侵犯邊疆。又須興兵。以事防遏。首尾應敵。則內外憂危。臣等必知興師未可。自陛下臨御天下。諸州連帥。頻見軍功。言事者不計始終。喜功者輕議討伐。今鎭州事勢。與劉闢、李錡不同。何者。劍南、浙西。本非反側之地。劉闢、李錡。暴生狂逆之心。唯以財貨誘人。人心本無結固。又四面皆是國家兵鎭。事與河北不同。所以懇請誅討。料其事勢。舉必萬全。今鎭州事宜。與河北有異。外則結連勢廣。內則膠固藏深。以此用兵。必爲不可。其劉濟、季安。雖有疾患。至於事體。與鎭州略同。若亡沒之後。或別有其便。卽相其便可否。臨時裁制。伏以崇勳盛烈。底定四方。必有其時。可以斷致。自鎭州有故。臣夙夜思量。誠願因其此時。收得一道。事有未可。不敢因循。瀝竭肺腑。備陳愚款。貴得萬全之計。上酬不次之恩。事之安危。伏冀聖慮所切。惟望不納浮議。斷在宸衷。臣不勝懇切之至。

論盧從史請用兵事

學士奏。從史比來事跡。彰露頗多。意不自安。務欲生事。所以曲陳利害。頻獻計謀。冀許用兵。以求姑息。（原脫以字。據通鑑考異補。）今親領士馬。欲往邢洺。假以就糧。實爲動衆。去就之際。情狀可知。伏賴聖德備詳。端緒用絕。其請不許。此行臣愚竊料從史必更密陳利害。求動師旅。爲輸忠誠。苟私於身。非利於國。更有奏請。伏望以此隄防。

澤潞事宜

學士奏臣昨已具狀陳烏重允不可便授以澤潞請與河陽郤除孟元陽澤潞臣進狀後至日晚方見承璀文狀奏行營事宜其烏重允承璀已會與文牒令勾當留後詳覽驚歎實所痛心且澤潞五州據山東要害河北連結唯此制之磁邢洺三州入其腹內國紀所在實繫安危比者茲道爲從史所據凶狡情狀昭然可知比年與劉濟王士眞相結又奏其男充都知兵馬使如此姦狀聖情具知今地降靈○疑當作今天地降靈・陛下神略坐致凶惡郤收一道奈何欲與重允郤弃此鎭陛下昨追從史者度於利害須以計擒然於國家已失大體今澤潞重鎭承璀輒以文牒便差人爲留後邀請旌節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收澤潞人神同慶國柄再立制度重顯今忽與本軍將物情頓沮朝經大紊自削形勢郤恐不如從史向者從史雖懷蓄姦蠹已受朝命方鎭今重允一時素無功策承璀一牒便居重位河南河北諸侯聞之憤怒之心必生言語蓋以專權日久莫不各有將校且懼且恨必謗朝廷皆謂重允與承璀交通作姦遂郤從史代其使主便與節度豈唯事同致怒實亦人情難堪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宏師道恥有名位與重允同列繼有表章陳其情狀幷承璀專授重允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總不荅即方鎭之體大沮若別處分即朝廷之體大虧是令承璀取怨天下從史以澤潞不容遂至狼狽若承璀爲天下不容何以自保或恐因此遂亂今重允便除河陽亦是望外之福況新有從史事豈慮重允遲迴重允所得方隅已是承璀之力元陽若與澤潞又是事望所推不唯忠義堪爲腹心兼有才略實可委任兩河方鎭亦必忻懽朝廷制度又再修舉利害懸遠事在不疑況重允頃爲從史結託劉濟士眞搆間虛辭爲國生事至使聖恩特

遣朝官委曲宣諭僅得寧止如是則事跡固無遠大臣豈與重允間隙豈與元陽有親故蓋爲社稷之計朝廷之勢可惜爾伏望聖恩斷在不疑與重允河陽足以賞逐從史效與元陽澤潞足以壓河北諸侯之勢朝廷收得威柄承璀免負憂責機便易失時事難遇伏望定於神慮遂此至公臣等懇切上陳不避忌諱者伏以獲居近密特授恩光若緘○當脫一字不言上負陛下伏惟聖慈俯鑒愚款速降制命以副人心奉宣悉依卿處置

澤潞節度使

學士奏守謙密言聖恩商量以昭義兵馬使烏重允部置軍中事不獲已須與節度使者臣竊以此處置實非所宜比者以從史受命不由朝廷遂至生彼邪心致茲惡跡今重允驅逐從史忽領旌旄兩河聞知必生怨望謂陛下密以官爵誘其將校逐其主帥人情雖愜○原謁離異・據名臣奏議改・國體已傷若以重允主兵勢須便與即是威福不在朝廷於事體之間與從史何異議者若曰重允見主權必不受制臣觀事勢實恐不然何者伏緣從史懷惡蓄姦罔上違命所以重允得效義獻款○名臣奏議效作杖・以順爲名其衆遂伏今重允若不顧憲章以力取位即其同列寧息偏辭儻失衆心前事豈遠以此事理必無異圖縱軍中有狀請與重允此時之事必非忠心其流輩既多當不願重允獨得別與一鎮少愜衆心伏望聖恩先令密諭重允授以河陽節度使除元陽澤潞節度使則人情大伏國體得全且重允忽自軍將校授以河陽拔於行間恩生望外豈於此際便有遲迴弃義虧忠違福取禍雖至愚下亦必不然元陽功效素高公望又積澤潞

接近。久亦承風。今若除授。便徑入潞府。慰勞將士家口。卹其貧乏。各使安存問。○問字疑衍。三軍聞知。自然感悅。重允既得方鎮。元陽又愜人心。如此處置。必無差誤。機事可惜。實所痛心。威柄一失。豈可復得。伏望聖恩不以臣愚昧。特賜省覽。斷自宸慮。成此聖功。輒敢獻陳。伏候聖旨。奉宣依卿所奏施行。

張茂昭

學士奏。伏以茂昭舉家朝覲。河北都無此例。雖本情自任。不得在外體。殊可嘉稱。須降恩榮。以存激勸。今迪簡除易定節度。茂昭便是前衙行理之間。恐非穩便。又所隨將健。悉屬定州。茂昭寂寞。於體非宜。伏望聖恩速除茂昭一官。并專使宣諭從將校。悉令取茂昭處分。到京別有進止。如此處置。實協事情。謹具奏聞。伏候聖旨。奉宣依所奏。遂除河中節度使。

李相國論事集卷四

論易定事宜

學士李絳奏曰臣訪聞易定事宜。今實蹙迫。人情惶駭。迪簡憂危。蓋緣府庫空虛。村鄉匱竭。賞給將士。徒設空言。密近強鄰。勢有反變。況易定地當要害。深在河北腹中。此鎮不可不存。此急不可不救。又聞迪簡以衣糧闕絕。解還軍徒至多。以臣愚慮。便恐致亂。何者。易定舉軍歸國。將謂從此保安。今乃困迫於前時。退散於今日。懼怨恨之輩。潛蓄姦謀。鄰道誘扇。便生變故。事若一失。豈可復收。欲令諸道可以效順。以此之故。不可不憂。今所賜綾絹五萬疋。臣竊恐太少。賞給用度。未濟事機。伏望聖恩更賜五萬疋。通前十萬疋。即冀救其急切。副彼憂危。稍悅人心。永引國計。安危所繫。不敢不陳。宣依所奏。

鎮州淮西事宜

學士奏。臣等前後陳奏。縷盡利害機宜。伏冀聖恩備賜詳覽。今聞少誠病甚。計必不取。則淮西事勢。與河北不同。須別除人。今正得便。何者。淮西不與諸賊鄰接。四面盡是國家鎮兵。勢力孤危。援助懸絕。重立賞罰。必易指麾。若萬一不從。則可議征罰。鎮兵足用。事力自豐。臣所以願捨鎮冀難致之謀。就申蔡易成之計。儻若河北四面命將。不可淮西兩處用兵。人既不堪其勞。財又不給其費。人情一阻。時事難量。脫鎮冀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變。勢可興師。（可疑必）○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即須赦承宗。則恩

德虛施。威令頓廢。不如早賜處分。已收鎭冀之心。用赴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時固難得。事在不疑。伏望聖恩俯賜裁斷。

論內庫錢帛

憲宗卽位後因德宗府庫。而性儉約節用。四方進奉。幷破劉闢、李錡沒入。及于頔、王鍔、進獻。錢帛盈益。充積內藏。學士李絳嘗從容諫曰。臣聞王者積之于人。霸者積之於國。尋常之君。積於府庫。陛下以超邁英姿。嗣膺寶歷。蠻夷納貢。山澤效珍。固當事冠百王。德垂萬代。行可書之事。成不諱之朝。今內藏積財。來者必納。唯願進入之數。不問聚斂之由。方鎭皆裒刻於人。以進獻爲號。因緣姦盜。半入私家。百姓積怨。兆人興謗。殆非今日聖政所宜行也。又錢是通流之貨。居之則物以騰踊。帛是衣著之物。貯之則歲轉損爛。此皆出於人力。匪從天生。積難得之財。成無用之弊。聖心所宜留念。伏乞天慈量恩澤頒賜之所要。校制作移用之所費。三倍已外。悉付所司。儻經用者有餘。卽租稅寬裕。外以令疲人蘇息。內以表聖政光昭。存之策書。足示後嗣。上喟然曰。朕豈不知積財貨爲不急之務。受進獻非至聖之事。顧祖宗理化之所。法令賞罰不行。今兩河州郡之殷。是中夏貢賦之地。四五十郡。國力不及。朝覲久廢。征討未加。又河湟郡縣。沒於蕃醜。列置烽堠。逼近郊圻。朕方欲練智勇之將。刷祖宗之恥惡。所用不徵於人。儲蓄之由。蓋因於此。朕所以身衣澣濯。不妄破用。親戚賜予。纔表誠意而已。且漢明帝嘗云。我爲天下守財爾。豈得妄用耶。誠哉是言。卿當深悉此懷。

論量放旱損百姓租稅

學士奏曰。伏以聖慈憂旱。務在卹人。將欲赦其流亡。無如減其租稅。則下懷感悅。上動陰陽。昨正月中所降德音。量放江淮去年錢米。臣聞所放數內。已有徵納。縱未納者。又多流亡。旱損州縣。至今矜放錢米甚少。百姓未經豐熟。復納今年差科。疲羸之中。徵迫不及。人力困苦。郤在今年。伏望天慈。更賜優卹。其江淮先旱損處作分數。更量放今年租稅。當饑饉之際。承雨露之恩。感動人心。無甚于此。輒極愚款。上瀆宸嚴。宣依奏施行。

請揀放後宮人

學士奏。伏以聖哲之君。撫馭之要。必順人情以作事。感天意以致和。從古以來。其道由此。陛下勵精求理。損己推誠。風動四方。事貞百度。作範來代。掩美前王。後宮之中。人數不少。離別之苦。頗感人心。怨曠之思。有干和氣。伏冀酌量所要。矜放其餘。使其親戚如初。復得宮掖省費。上以表大德如天之施。下以成羣生遂性之樂。道映青史。化洽皇風。敢竭涓塵。庶裨萬一。如蒙聖恩允許。便請入德音。後亦更論減放。

論德音事

學士奏。今日奉宣聖旨如前。臣等伏以時旱稍久。聖慮時深。思降德音。除人疾苦。比來方鎮過有進奉。因此聚斂。恣爲剝害。遂使百姓積怨愁之氣。陛下有納進之名。臣雖頻奏。已蒙寬納。今特有處分。使載在德音。實王政之大猷。爲時事之切務。上符天意。下感人心。和氣既通。甘澤必應。其合進奉外。尙慮方鎮私有

聚斂者。但德音嚴加約束。如有違越。令在必行。仍令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察訪聞奏。比來制敕雖下。多至因循不守。患在賞罰不立。不患朝廷不知。聖心不移。下誰敢犯。其嶺南風俗。百姓多賣買。不得驅掠百姓爲口。禁止條約。犯者依前令有司糾察聞奏。橫賦擾亂。皆由於此。今有敕處分。足以感動其心。上並依所奏施行。

賀德音狀

伏以聖恩緣時稍愆旱。特發德音。誠意憂勤。每事節儉。停罷進奉。降免囚徒。廐馬宮人。既從減省。私率公賦。又悉蠲除。戒長吏之貪求。禁遠人之驅掠。大革時弊。特出聖懷。下感人心。上符天意。實帝皇之盛事。爲史策之輝光。斯則唐堯虞舜之明。未過於此。貞觀開元之盛。復覩於今。鼓舞億兆之歡心。丕降至誠之德意。澤以周地。陰陽之候自和。德既動天。雲雨之施何遠。臣等叨居近地。獲奉聖時。感抃忻歡。實倍常品。

謝宣慰狀

今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恩私俯降。抃躍難勝。伏以恩澤所覃。積弊盡去。事關聖政。感極人心。臣等職忝禁闈。喜倍常分。奉章陳賀。未盡懇誠。曲蒙聖慈。更賜宣勞。感恩承命。榮幸實深。

又謝宣慰狀

今日中使某至。奉宣聖旨。以陰陽差序。時雨愆期。朕每事增修。冀感和氣。卿等悉心奉上。副朕憂勤。今有甘澤。與卿等同慰者。臣伏以時雨既降。百姓歡欣。聖念猥加。特賜宣諭。喜戴交集。抃舞失圖。臣聞唯天無

私去人不遠與聖合德有感必通福應之際其猶影響陛下以自春以來陽候稍亢慮成旱暵妨此農功憂勤之誠既形造次惕厲之志不忘寢興爰降德音大修政本過自克責勤求闕遺絕貢獻以息黎元務減省以崇簡易去當今之甚弊行歷代之所難發自宸衷曉示天下人心既感和氣自通曾未浹旬遂降膏雨公私暢茂動植生榮麰麥可望於豐盈耕耒不倦於節候康衢士庶鼓舞歡呼感荷皇恩致此甘澤則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事故罕救此雖古先哲后修己備災引六事以責躬念一物之失所感應遄速豈過於斯臣等職忝禁閽親承密命無裨萬一喜遇聖明理之當者無不行政之失者無不革累積盛美將致昇平感抃欣榮實倍常品

謝密賜宣勞狀

奉宣密旨以臣所論奏事頗切時弊特賜慰勞者臣伏蒙獎擢致於近密苟有所見即合啓陳敢望聖明照臨皆賜俯察載降宣諭曲示恩施榮感交深兢踧無地臣所陳之事非止一端實政理之源繫安危之切冀望重於所忽防於至微則億兆生靈同慶仁壽臣無任云云

論許遂振進奉請驛遞送至上都狀

元和五年宣令許遂振詔允依來奏乘驛遞進奉者學士奏曰伏以本置館驛祇緣使命有司所支食料減刻已恐不充今若進奉貨財悉令館驛遞送豈唯館驛不濟實慮州縣難堪且財貨數多差夫遞送便須防援轉益勞煩伏恐人力凋殘物議喧謗況館驛所破並是官錢虛有省腳之名實致擾人之弊儻若

有利無害。承前久合行之。脫若諸道悉然。卽是制度紊亂。事傷聖政。不敢不言。伏望與遂振詔中處分。且依舊例。庶望公私通濟。事體合宜。其詔草未撰。伏望聖旨宣依。

論不對疏（○對上疑殿召字。）

上踰月不召對。而學士李絳等上疏曰。學非稽古。才昧濟時。陛下過聽。不以臣等愚憒無取。誤置於嚴密之地。職居肘腋。任切腹心。寵食太官之珍。榮通禁門之籍。糜軀致命。詎報雨露之恩。殉節忘家。寧酬天地之德。所以繼獻章疏。冀增日月之輝。妄進懇誠。希添海岳之廣。而不量力分。觸冒危機。徒竭公盡忠。（○盡字疑衍。）忤犯嚴旨。雖死不悔。當職所宜。臣以謂忠臣不避罪以匡君。正士不違患以汚道。所貴上裨萬一。仰酬顧遇。實臣等之心也。不顧忌諱。合賓嚴譴。此又臣等之分也。一月已來。未蒙賜召。咫尺之地。無申就日之誠。跬步之間。莫獲回天之顧。兢惕無地。慙惶失圖。臣聞管仲對齊桓公云。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通。此害霸之甚也。臣等不言度日。飽食過時。既無切諫之尤。復道如何。（○上有殿文。）伏惟陛下以社稷宗廟爲心。以四海萬姓爲慮。詢訪道理。開納直言。知好問而自通。以博聞而自廣。是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耶。上覽疏。令宣諭曰。朕近者以方暑事繁。所以不得召對。卿等卽宜明日二三殿對來。

延州事宜

延州所管皆新蕃人。比來部落擾動。多因官吏貪尅。失於恩信。務於誅求。致控制無方。威惠不及。塞門要地。切在鎭安。自朝廷初除延榮領延州。衆情咸以爲未當其選。今沙陀等果有不安。撫馭之間。必有所失。

恐日久轉弊。須務遠圖。伏望聖恩令別擇才識相當者充刺史。辭對之日。賜其誡敕。冀種落懷附。皇風宣暢。俯接京畿。使知典法。謹具奏聞。伏惟聖旨。宣依奏。遂除渾鎬爲刺史。

論簡勘楊憑家產狀

學士李絳奏曰。伏以楊憑犯贓。憲司推勘。舉正朝典。肅清人心。此蓋理之宜然。法度之當爾。臣但不知楊憑所犯輕重。若所坐祇緣贓汚。法令且有明文。合待推勘事終後。徵贓定罪。今所與宗儒詔令。一物已上。具數聞奏。卽宗儒受詔之日。便合勘責家資。遠近流傳。有似簿錄。簿錄家產。皆是逆人。至犯贓不合同例。伏以聖恩再三立法度。○似有誤脫。必歸至公。事體之間。祇於允當。臣苟有所見。不敢不陳。宣依。不用與宗儒詔命。

李相國論事集卷五

憲宗出遊畋獵中罷

上因暇。欲近畋獵。行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嘗諫我畋獵。云虧損政事。今雖不遠。近出苑中。必有章疏上陳。不如且休。遂卻罷歸。其思理從諫。如是之至也。

論王鍔加平章事

檢校司徒河中節度使王鍔。遷鎮太原。鍔有理事才。長於補完省費收聚儲蓄之事。雖毫芒不遺。其利必歸軍府。以是府庫充實。兵甲精勁。當范希朝領全軍赴易定。喪失費耗之後。太原虧竭。軍馬破落。筦內諸軍鎮戍還相兼無三萬人。征馬羸病幷損傷者纔六百疋。其於凋弊事稱於此。鍔捃拾收補以率下。至於糠粃無棄者。一二年間。財力贍足。添益遂至五萬人。軍馬有五千騎。戈甲充足。倉庫殷積。因回鶻幷麾尼帥三萬人入朝。鍔遂悉出軍迎。以示威武。馬步軍共五萬人。排列五十里。旗幟鮮潔。戈甲犀利。罔紀悚惕。不敢仰視。鍔平坐受其禮。威振北狄。上縷知事實。頻有加詔褒飾之言。鍔曾歷容筦經略使。嶺南、淮南、河中節度使。家積財帛。是時鍔自顧年老。恐積財生謗。遂上表進家財二十萬貫。頃之。上以其有政績顯著。欲加平章事以奬之。宰臣論不可。恐乖公議。學士亦頻論議。且曰。王鍔太原事績。誠有勞效。人望不至。名器虛損。兼近進家財。似希聖意。後代之所譏。上曰。王鍔太原功課。朝廷遠近備知。宰臣亦數言其事績爲

諸鎮之最。當殘瘁之後。成雄富之實。朕所以懸加官爵。祇奬功勞。有效不酬。何以勸諸方鎮。不虛中書乎。若以進財誘動。不量可否。便得寵榮。卽王播前後進奉數百萬貫。便合與平章事也。我但觀事跡虛實。以行其奬勵。非感於財物。卿當悉之。

論天地祭器敝惡

學士李絳因奏事言。祭祀天地。享薦祖廟。祭器敝惡。深乖祇敬。上悚然曰。雖以故事祀天地。享宗廟。不得親行。令宰臣攝事。每至其日。朕未嘗不夜半時起。沐浴盥櫛。肅恭以至明旦時。方始休息。孔子曰。吾不親祭。如不祭。況享薦器物。至於破損。大乖精潔之誠。當時便敕所司。並令修飾。務在精細。无至因循了日。逐件進呈。

論任賢事

上御浴堂北廊。召學士李絳對。上從容言曰。朕觀前王。任多賢才。所以理。卽今日都無賢才可任。何故也。絳對曰。自古及今帝王未有不任賢則理。用邪則亂。明著史傳。不敢備陳。夫聖王欲理當代之人。祇選當時之賢。極其才分。便可致理。豈借賢於異代。以理今日之人。近代北齊任楊遵彥則理。用高阿那肱則亂。隋代任高熲則理。用楊素則亂。國家任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姚崇、宋璟則理。用李義甫、許敬宗、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事狀橫於目前。理亂存於史策。夫致賢之路。歷代不同。大凡王者不以至尊輕待臣下。不以己能蓋於凡器。折節下士。卑躬禮賢。天下仰知聖意。賢能之人方出。是巖穴無晦迹之儔。朝廷有佐時

之器矣。上曰。何以知其必賢而任之乎。對曰。聖問至當。誠爲難知。堯舜亦以知人爲難。況近代澆薄。眞僞不分。固不易知也。然以事小驗之。必十得七八矣。任官清廉。無貪穢之跡。當事堅正。無阿容之私。章疏諫諍。無希望依違之苟。左右獻納。○原作在左右獻納。名臣奏議同。案句與上章疏諫諍作對。右與左字形相近而衍。今刪正。無邪佞愉悅之辭。言必及遠大。行不顧財利。如此則可謂近於賢矣。若言必諂諛。動關名利。但攻人之短。不揚人之美。求己之售。不量己之分。觀望主意。以希合爲心。逢迎君意。以恩幸爲志。爲主招怨。爲身圖利。斯可謂之小人也。驗之以行事。參之以輿議。然後用之。委用之後。名實相副。則當任之。既任之。則當久之。使代天下之績。久而化成。然後聖君垂拱而天下治矣。賢者行理端直。身寡黨援。拔擢賢彥。則小人怨謗。杜塞邪徑。則姦人搆陷。制度畫一。則貴戚毀傷。忠正進用。則諛佞攻擊。夫用賢豈容易哉。自非聖主明君。懸鑒情僞。不使毀謗得行。疑似生隙。盡其才器。極其智用。然後政化可得而興。故齊桓公任管夷吾。尊之曰仲父。而齊國大理。是任之不疑也。管仲對桓公曰。既任君子。而以小人參之。此最害霸也。古人以求賢不至。則賢者不出。故喻以蝸蚓之餌。以求吞舟之鱗。設釜鍾之祿。以致濟代之器。不可得也。陛下但以數事驗之以言。校之以實。採之於衆。任之以權。則賢不肖得矣。伏惟聖智詳察。上曰。卿言得之。盡於此矣。

上言承璀事

戶部侍郎李絳於延英對。上曰。朕發遣承璀爲淮南監軍。宰相總不知。外人以爲如何。絳對曰。外人不準擬陛下出得承璀。上曰。此朕家人。何故不能出也。對曰。承璀受殊常恩私。當非次委任。威振內外。權傾朝

廷。無有賢愚。望風畏伏。外間私語。亦不敢斥言其名。中外人云。寧可上忤陛下。不敢斥言承璀。忤陛下。或有恩貸。忤承璀。必有禍害摧破。黨類相托。無復振起。威福既盛。恩寵又深。所有衆人。不準擬陛下動得。今聞所有處分。皆荷英明。謂聖斷必行。撓惑不得。不勝欣賀。且知守道之人。必不盡爲中人所害也。上曰。此輩是朕家人。智識凡近。比緣經任使。所以假貸恩私。若事跡無良。違犯有驗。朕處置之若一毫爾。若有大事。朕亦能斷之。衆聞此言。皆喜相賀。大哉憲宗之爲君也。不以私恩害公道。不以偏幸損正人。知宦官之重輕。識職分之本末。故罪犯者弃之如草芥。可不謂有道之君哉。

上處分舊例戶部有進奉事

元和六年。戶部侍郎李絳延英對畢。上曰。舊例戶部有進奉。近張宏靖進銀二千兩。衞公次公（有誤。此文○）進絹十萬疋。卿獨不進。何也。絳對曰。凡是方鎭土地。則有財賦出入。或儉省節用。或貨易羨餘。則有進奉。亦非正道。是將貨利以結主恩。今戶部侍郎是掌陛下錢帛庫藏之官。準勅徵入。準勅支用。不合分外更有剩錢。臣豈敢將陛下錢物。充臣進奉。若將戶部錢物。進入內庫。卽是將陛下東庫錢物。搬入西庫爾。寧號爲進獻。且進奉之弊。公議喧然。四方皆厚斂於人。以充進獻。因緣姦盜。大半入私。上招好貨之議。於國虧厚下之澤。況臣忝司戶部。敢踵舊弊乎。上曰。卿言是。朕錢在於左藏。何須進入。以爲煩穴也。若不見卿縷言。朕亦不細知此事。依卿所奏。更不用進。

論戶部闕斛斗

元和六年戶部侍郎李絳奏曰天下州縣皆有戶部闕官俸料職田祿粟見在計有三百餘萬石舊例便牒諸道監院準時價糴貨市綾絹送納戶部巡院官既少有公心皆申報估價至賤三分無一大爲姦欺及依來牒令糴皆是觀察刺史院官所由等賤價糴將貪溺百姓惠都不收市輕貨皆貴破官錢計度所糴斛斗迴市輕貨比及到京輸納之時損折姦欺十無七八枉破官物利入姦人無益於公有害於理臣伏見自陛下嗣位已來遇江淮荒歉三度恩敕賑貸百姓斛斗多至一百萬石少至七十萬石本道飢儉無米皆賜江西湖南等道米江淮諸道百姓差使於江西湖南般運往返數千里五六個月舟船方到百姓殍殕相望轉徙溝壑矣蓋緣道路遐遠不救急切也今天下戶部闕官斛斗伏請便令所在州縣收貯如是官察（上有脫誤）判官一人專知判州卽錄事參軍一人專知判如有遷轉改易分明交付後人如交割之時妄有情故虛受物數懲責承受專知官如似損壞卽仰於當處州府公用卻迴取當年新斛斗詔書朝到斛斗暮給救倒懸之甚急免般運之艱難副聖慈憂卹之仁免飢人殣殕之苦若貯貨之外斛斗甚多便減價出糴務救百姓艱歉也上覽奏深所嗟賞曰若在位者皆能如此用心奉公朕豈憂天下不理也遂依所奏勅下至今守爲程式

論元義方事

元和七年春元義方自福建觀察使拜京兆尹是時貴人吐突承璀特承恩寵義方由徑小人也以承璀閩越人因爲廉使厚結其黨里親族悉署軍中右職令厚加請受中貴人深荷之宰相李吉甫自淮南重

入。託身於承璀。爲不易之契。與義方同與通結。特除京兆尹。戶部侍郎李絳。素惡其爲人。及拜相後。遂出義方爲鄜坊觀察使。且令出朝廷。免有關通津梁爾。（脫誤。○句有）而義方內恃通結力。外憑吉甫援。因謝對見。盛奏李絳情故。黨庇同年及第人許季同。自兵部郎中數月便授京兆尹。臣乃被黜鄜坊。上罔聖德。自行威德。上曰。朕諳李絳爲人。不合有此。待朕對日問之。義方不準擬不信其言。惶遽述於吉甫。以祈旁救。吉甫謂義方曰。此人勁硬。必不得位頭。便已大須作意。及翌日。延英對見。奏事了。上發言曰。朕不知同年之稱。便有情故。除授之際。遽有偏頗。何也。對曰。李吉甫、權德輿、並非科第。唯臣一人是進士及第。有同年者。是四海之人。悉非親族。亦有放出身然後始相識。謂同此出身。何得便有情故。每年明經進士及第一百餘人。每年春同年吏部得官一千五百人。亦是同年。言事者知陛下不親小事。敢以此罔上。兵部郎中許季同。與臣同年及第。爲韋皐判官。劉闢作亂。季同弃妻子歸朝廷。吉甫賞其忠節。手自爲制詞。除監察御史。豈是同年。今爲兵部郎中四五個月。未合轉遷。緣親兄許孟容授吏部侍郎。準勅兄弟不合同省。所以轉授京兆少尹。佗人亦須如此處置。豈得爲同年。臣聞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如親故才行。實堪舉用。即合陳奏。使各當其才。爲身避嫌。使親故有才不用。是狥私也。於公道何有哉。爲臣下私計。則免悔尤。爲朝廷敍官。則非至公矣。小人之言。不可不察。上曰。朕知卿不疑。向者如卿所奏。雖是親兄弟姪子孫。但才當進用。更不須縷陳。浮言豈可信也。卿所分析。方知至公。明日。遂宣令義方即赴本任。

論太平事

元和七年春。延英奏對畢。因問及國朝故事。上甚悅。宰臣李吉甫希意。奏言陛下威德布洽。華夷瞻戴。時已太平。可事歡樂。上大笑。李絳奏曰。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元齡、杜如晦輔相聖德。有魏徵、王珪規諫闕失。有温彥博、戴胄以彌縫政事。有李靖、李勣訓整戎旅。故夷狄畏服。寰宇大安。天下之人。仰戴聖德。猶孜孜而求理。開導直言。旰食宵衣。不敢滿溢。豈復當時務於自逸乎。陛下視今日事。何如漢文時。上曰。安敢望漢文哉。曰。○原謁且。據名臣奏議改。文帝是漢之明主。恭儉節用。身衣皂綈。清淨爲理。刑措不用。戎狄面內。致干戈偃戢。而賈誼上言。猶以當時如厝火積薪之下。火未然而以爲安。其憂危如此。今中夏河南北申蔡有五十餘州。法令所不及。德澤所未加。兼西戎侵盜。近以涇隴靈寧等州爲界。去京城遠者不過千里。近者數百里。烽燧相接。邊界屢警。此方是陛下燋心涸慮。廢寢忘餐之時。豈可高枕而臥也。加以頻年水旱。廩藏尚虛。陛下憂勞頻軫聖念。誠當延訪智略之士。揀拔賢良之臣。精求濟時之規。光大中興之業。又安可事於歡樂而自縱哉。伏惟陛下誠之。上欣然曰。誠如卿言。朕所以一錢不敢妄費。一日不敢懈怠者。祇爲此言。卿言正當朕意。當與卿等圖之。上退朝。顧謂左右中官曰。適來吉甫奏言。時已太平。勸我爲樂。李絳屢陳古今。并言事宜。是憂危之事。吉甫諂佞。悅我顏色。李絳忠正骨鯁。言必遠大。眞宰相也。中人皆賀。後兩日。上令中使就宣賜酴糜酒。具言上意曰。與众人之言揣之。○此有脫誤。蓋遣使微露上旨也。

論魏博

元和七年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年十二。軍中扶翌處其位。宰臣李吉甫上言。須事討伐。以

懲宿弊。宰臣李絳上言。罪誠宜誅翦。時既不可。勢亦不同。臣愚度之。不必動衆。吉甫遽進用兵之策。具圖畫入兵道路。攻討利病。幷載河北土田平易沃壤。桑柘物產繁富之狀。若不討伐。必無變動。后延英日。上又問魏博之事如何。卿兩人所見各異。何者爲長。吉甫言須興師攻取。以示國威。上曰。此勢恐須如此。不討伐。無復有得理。李絳奏曰。以臣愚慮。酌量事勢。必不勞興師。魏博當須歸國。上曰。何以明之。絳曰。凡河南、河北、叛渙之地。事體大同。懼部下諸將有權。恐得便圖己。各令均筦兵馬。不令偏在一人。使力敵權均。爲變不得。若廣與諸將計會。必謀洩不同。若一將爲變。自然兵少不濟。以此相制。先動不得。此是賊中之制置。○原脫置字。據名臣奏議補。於事爲便。加以酷誅重購。故無敢先發者。今懷諫乳臭童子。領事不得。須假人權柄。而托人性命。卽所託者其權必重。所任者其言必行。如此厚薄不同。怨怒必起。向者權均力敵。適足生患。搆其禍也。何者。以兵力齊等。不相服從。自然之勢也。若軍中不相服從。主帥不能斷。卽必歸一寬厚簡易。軍中素所愛者。兵權既有所歸。懷諫自須受禍。若不被處置。卽須送入朝廷。部將忽領一方之權。卽與兩河事勢大異。賊中所惡。唯此是已。懼其部中倣之。以受國家之利。魏博將若有此變。既懼諸鄰攻伐。必須歸懇朝廷。若不倚朝廷。卽存立不得。此必然之理也。伏望陛下按甲蓄威。以俟其變。不兩三月。必有上聞。所要在應接速疾。赴其機會。而今但要且嚴敕諸將。簡練排兵。蓋爲此也。上曰。卿所陳賊中事宜。深盡機要。詳此事勢。亦不用兵。他日延英。吉甫又盛陳用兵之計。言糧草匹帛皆有次第。上又顧李絳何如。絳所奏如前。曰。此事分明。不合疑惑。且兵不可輕易而動者。且討罰鎭州之時。四面興師近十二萬衆。幷發兩

神策遠赴河北。道路騷擾。靡費七百餘萬貫。訖無成功。○原脫成字・據名臣奏議補・取笑天下。失策之恥。傳之至今。瘡痍未平。休息未定。立功者未錄。戰死者未收。傷殘之人。愼於戰鬬。若敕命徵發。驅之使戰。臣恐不樂之患。不止無功。散亂之兵。別有所慮。況魏博事勢。不要用兵。伏惟陛下斷於聖心。不惑浮論。上奮身按手曰。朕不用兵定矣。李絳因激上意曰。雖聖斷不用兵。○原脫聖字・據名臣奏議補・臣恐退朝後。更有人上惑聖聽者。上色莊厲聲曰。朕言不用兵定。何人惑得。卿不用慮。李絳遂起拜賀曰。聖恩爲萬姓屈己抑威。誠社稷之大計也。本所言三兩月魏博必有所聞。後十餘日。果魏博使至。軍中已歸部將田興。奏取朝廷處分。使至非時。召宰相對。上具言此事。曰。卿所揣魏博事勢。若合符契。吉甫請且使宣慰。以觀其事。李絳言不可。敕使到彼。萬一妄邀朝廷。事有一蹉跌。卽難處置。疑誤之間。機宜已失。卽追不及矣。今田興爲衆所歸。坐俟朝命。不於此際便有寵命。他日把三軍表來。請與田興節制在彼。在此卽不得已。須與恩澤。不出聖心。是依軍中所請。感荷與特拜。○此下似有脫文・名臣奏議與此同・豈曰且示推誠不疑。○曰當作若・新唐書本傳作不如推誠撫納・名臣奏議亦誤・足以應機合變。撫納其勢。總攬其心。平蕩兩河。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吉甫素與知樞密梁守謙交結。潛爲援助。曰。舊例令中使宣勞。不可此鎭獨無。卻恐其不信也。上遂令中使張忠順往宣慰。待回處置。李絳又奏。今因田興投誠歸國。三軍顒俟聖旨。不當時處置。赴其機宜。待使敕將三軍表來。請授田興。則權柄不由於朝廷。恩澤不出於聖意。此機可惜。今復失之。後雖追悔。亦何及也。今計張忠順行程。纔迴過陝州。伏望明日便降白麻。授田興節度使。卽恩澤出於君上。而威柄歸於朝廷。利害得失。明若日月。伏乞聖慈不疑。敕使復宣曰。且與

留後何如。待其別後效。卽與正授。李絳曰。若與留後。亦恐不得。且度朝廷氣力。坐制魏博得否。不因機會。獎其誠節。恩出不次。感亦殊常。若與留後。忽不受命。卽卻成凶悖。又須姑息。與舊日何殊也。伏望決於聖斷。特賜處分。明日遂出白麻。除田與爲檢校工部尙書、魏博節度使。張忠順制已到。田與感涕。三軍受宣。鼓舞。李絳又奏。魏博自十餘年不知朝化。賞罰法令。都不及之。一朝以六州之地。歸於朝廷。刳河朔之腹心。傾悖亂之巢穴。不大賞賜。出其所望。軍心不感。事勢難知。請特賜一百五十萬錢帛。制書上以內庫爲名。充三軍賞給。中人有沮其所請者。上言曰。所賜太多。那得及此。後若更有。卽又如何。李絳奏曰。昔寶融當光武削平天下。○原脫當字。據名臣奏議補。河西是未討之國。懷後伐之誅。爲免禍之計。尙此崇獎。福流子孫。田與習舊無卽日之憂。不順得鄰道之助。○原脫此句。據名臣奏議補。而天生忠義。志懷雪霜。舉六州之地。兩河之膽。惜一百五十萬貫錢物。不收此一道人心。錢帛用了更來。機會一失難復。假如舉十五萬衆攻取六州。一年而尅。豈不稱賀。而計費三百萬貫。事畢當賞賚。又在此外。今度所賜未及一半。而顧茲小費。失於大計。深可惜也。上懸覽事情。欣然曰。朕所以深服濟濯之衣。每事節約不用者。祇爲大段要切時用。不然。內藏收貯何爲。遂允所奏。及詔書到魏博。錢帛隨路而至。軍中踴躍。○原衍叫字。據名臣奏議刪。向闕拜泣。時田與初受節旄。諸道專使數十人在魏州。成德兗鄆使各十餘輩。見制書錢帛到。皆垂手失色。驚歎曰。自艱難已來。未曾聞此處置。恩澤如此之厚。反叛有何益。河朔人心大變。至今稱之。其時天假魏博使成忠義。吉甫旋患咽喉之疾。三十日不能起。遂得首尾其事。舉無差舛。不爾。異同之見。其可必乎。憲宗皇帝英明之姿。能斷大事。

論奏往復、苟狥理臻要。未嘗不洞覽事情。故臨機決滯。有如影響。心有所定。惑之不疑。信爲英斷之主也。其後田興賜名宏正。平申蔡宿寇。魏博之帥。爲軍先鋒。宏正躬領全軍。蕩平齊魯。勳庸烜赫。忠義昭著。可謂感恩盡節之臣與。

論朋黨事

上御延英殿。與宰臣言。向外人言朋黨頗甚。如何。武元衡、李吉甫未對。而李絳奏曰。朋黨之稱。爲臣也。臣歷觀自古及今。帝王最惡者是朋黨。姦人能揣知上旨。非言朋黨。不足以激怒主心。故小人譖毀賢良。必言朋黨。尋之則無跡。○原脫則字・據新唐書、名臣奏議補・言之則可疑。所以搆陷之端。無不言朋黨者。夫小人懷私。常以利動。不顧忠義。自成朋黨。君子以忠正爲心。以懲勸爲務。不受小人之佞。不遂姦人之利。自然爲小人所嫉。譖毀百端者。蓋緣求無所獲取無所得故也。忠正之士。直道而行。不爲諂諛。不事左右。明主顧遇則進。疑沮則退。不爲他計。苟安其位。以此長爲姦邪所搆。以其无所入也。夫聖賢合跡。千載同符。忠正端慤之人。所以知獎。亦是此類。是同道也。非爲黨也。○原脫非字・據新唐書・名臣奏議補・豈可使端良之人。取非僻之士。然後謂非朋黨也。陛下親行堯舜之道。高上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堯舜禹湯爲黨。是道德同也。疑亦有譌字・孔子、聖人也。顏回已下十哲希聖者。○名臣奏議下有也字・更相稱贊爲黨乎。○名臣奏議贊作替・是道業同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遠者二千年。近者五百年。豈謂之黨。是聖人德行同也。後漢末時。名節骨鯁。忠正儒雅之臣。嗣心匡國。盡節憂時。而宦官小人。憎嫉

正道。同爲搆陷。目爲黨人。遂起錮黨之獄。以成亡國之禍。備在史策。明若日月。豈不爲誠乎。詩人嫉讒佞之人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可爲三復也。上曰。朕无疑卿等意。況言朋黨失至公之道爾。絳又對曰。趨利之人。常爲朋黨以同其私。故守正之人。常遭毀以違其私故也。小人多諮言、常勝。正人少機直道、常不勝。伏希陛下監其事情。而察其言行。則可矣。

李相國論事集卷六

論鹽鐵月進

元和七年。鹽鐵使王播。每月進奉錢帛數萬貫。謂之月進。李絳奏曰。陛下新降德音。斷四方正稅外進獻。天下無不聞知。海內無不歌詠。事光史册。聲布華夏。今鹽鐵使王播。每月進納錢帛。不知何以爲進。若奉公無私。安得有餘羨之月進。縱有餘羨。亦是官錢。固非割其祿俸。又非貢其家財。卽所進之錢。盡是官物。祇合輸納有司。不合進入內庫。進官物。結私恩。外則有隳制書。不可以不懲逮。臣詳思所獻。進退無補。上損惟新之化。下興衆庶之議。伏請宣布王播。已後如有進奉。並仰于戶部送納。卽降詔與王播。故李絳在位。更無進入內庫者。遂盡納戶部。其惟理是從。如是之速也。

論京西京北兩神策鎭遏軍事

元和七年。蕃寇寖至州城西門。驅掠人畜而去。朝廷憂之。宰臣李絳因延英奏陳。今邊上空虛。兵非實數。守將貪濫。背公狥私。虛人既多。實兵須少。力既不敵。坐受傷殘。今府庫未充。國力猶闕。未得廣添兵馬。且須卽日取置。就其易行得效速者。今京西京北。並有神策軍鎭兵。本置此者。祇防蕃寇侵軼。俾其禦難戰鬬也。不使其鮮衣美食。坐費衣糧爾。今寇賊爲患。來如飄風。去如驟雨。兩京節度使本兵既少。須與鎭軍合勢。犄角驅逐。鎭軍須倍道急趨。同力翦撲。而牽屬左右神策。須申狀取處分。夫兵不內御。須應機合變。

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蕃寇方驅掠殺戮之際。百姓塗于草莽。方云入京取遠中尉處分。何異喝渴而穿井待水。餒饉而耕粟俟食。豈可及事機乎。縱其將領諳識事體。星言應接。緣是禁衛將無懼節使之心。進退前卻。號令不及。既行刑不得。則與無兵同。今須便據所在境兵馬。及衣糧器械。割屬當道節度使。法令畫一。豐約齊同。赴急如發機。前戰不旋踵。則兵威必振。賊氛自消。陛下無驚怠之憂。生靈亡驅掠之患。若安處無事之地。坐仰厚賜之恩。寇至以申狀爲名。不曾禦敵。節將以理管成例。待以平交。徒有鎮遏之聲。都無討逐之力。聖恩便此處分。實爲久遠之制。上曰。朕比不知舊事如此。何以得其然。事卽便宜處置。其京西京北鎮軍。皆元屬西京。爲弊日久。不樂割屬節度使。競爲阻事。遂因循不行。

上言德宗朝事

上嘗謂宰相曰。朕少年在德宗左右。見貞元中天下不理。何故如此。吉甫對曰。德宗自用聖智。不任宰相。奏請皆有疑慮。別結他門。私恩信納。事傾宰相。公道不行。所以下情不得上達。當時人情頗亦思亂。上曰。不可盡歸怨於德宗。朕以謂此是當時宰相之過。德宗深在九重。何由得盡知外事。政之可否。祇合是宰相執論。一度不得。至再三。不得。直至五六。道理既當。事實無私。自然上意須迴。詳思至當。豈有固守無理之事。苟違重臣所請。必不然也。朕在當時。不見宰臣執論公事至于再三者。卿等皆須勵志。不得順朕之錯。須執奏且至五六度。不得謂朕怒怪。便止。不論。卿等當悉之。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帝曰。絳言是也。絳或久不諫。帝輒語

之曰。豈朕不能容受耶。將無事可諫也。○原脫上七十一字。據名臣奏議補。憲宗有此議及處分。是天縱聖明。神授聰哲。動臻理要。深知物情。可謂有君無臣。間代之主也。

論邊事

宰臣李絳嘗因延英論及邊事曰。自古及今。戎狄與中國並。雖代有衰盛強弱。然常須邊境備擬。烽堠精明。雖繫頸屈膝。而亭障未嘗一日弛其備也。何者。夷狄無親。見利則進。不知仁義。惟務侵盜。故強則寇掠。弱則卑伏。此其天性也。是以聖王以禽獸蚊蚋待之。其至也則驅除之。其去也則嚴備之。今北虜蕃臣。復多歷年載。雖是有功于國家。報之以厚。施者已倦。求者未饜。滿其志。則曰事當宜爾。悍氣益驕。酌其中。則曰效之難圖。怨辭立至。故印馬益廣。望價轉多。無厭之心。實難爲足。若不如此。異日必有不顧恩德。爲患封疆。寇至而謀事。則不及矣。今西北兩都。皆無備擬。兵但虛數。坐盜衣糧。將無實效。歲邀官爵。衣甲器械之數。○名臣奏議作類。破官錢空有其名。部伍訓練之方。務酒樂都亡其制。古者兵無二事。志在殺敵。將無異望。專在誅寇。器用犀利。斥堠精明。若有煙塵。負弩死戰。若無警急。卽營生業。今則不然。戰士採拾以供上命。惟責程課。不卹飢寒。主將刻削以結內寵。不輯戎事。惟濟己身。今戎狄繼來婚嫁。于國情實。巨細必知。邊塞空虛。有無咸悉。至于山川要害。道塗險易。似皆深知熟習。委曲諳識。脫或見利忘義。因便乘間。風塵暴至。羽檄交馳。急詔徵兵。無及係纍之苦。○原譌方。據名臣奏議改。閉壁逃禍。寧救驅掠之災。使邊人仰天而呼。望國而泣。蓄甲不足以衞疆場。命將不足以扼寇讎。此聖主所宜圖之。不可忘于終食之間也。伏望詔敕邊鎭節度。

俾其虛實有無。少闕事宜。分析奏聞。仍請於八座丞郎兩省中。選擇公忠清幹不撓之臣。奉使各與大鎮節度使。各與點閱軍中。○原脫上二十字・據名臣奏議補・下各與二字疑衍・訪問事理。一時上聞。然後申明制度。增緝募兵。謹其殿最。行其賞罰。罰在不捨。刑罰必加。功有可褒。爵賞必及。如此則陛下高枕。邊人永寧。古人曰。備豫不虞。有備無患。此經國之常制也。上驚曰。今邊上豈如此空虛也。卿等便令點檢。切爲殿最。時天德軍中城舊屬振武。有鎮兵四百人。其時卻割屬天德軍。交割惟有十人。幷軍將在此。其器械惟有弓一張。餘可知也。數月後。李絳罷相。遂因循舊弊。

夏中對宰臣

上于延英對宰臣等。時盛夏煩暑。上汗流。御服透濕。宰臣等奏事畢起。上留卿等且坐。話及國朝故事。日高。宰臣等奏日高。伏恐聖體勞倦。上曰。朕歸宮中已後。惟是宦官婦人。更與何人語論。所貴與卿等語言。稱論政要。亦是樂也。

上言外戚事

宰臣延英奏事畢。因言及前古外戚專寵害政。上曰。朕每以此爲監。外戚不惟止于無權。未嘗假其顏色。正爲此也。宰臣等曰。鑒往古之失。立當今之制。事光千古。道冠百王。今妃后家外戚之勢。向外都不知有。祇畏恭愼。常恐有違。至于職位賜與賓客。豈惟無敢踰制。實亦不逮常人。所以陛下臨御以來。后族戚里之家。無一人有犯法懲責。蓋制于未然之所致也。上甚悅曰。今豈得知此乎。若有踰越。朕必寬捨。此卻是

安全外戚之道也。宰臣陳賀曰。陛下簡御外戚之道。從古帝王。無及今者。聖旨宏遠。睿政光昭。可垂萬代之法也。

上言開元天寶事

宰臣于延英殿論政事畢。因言及國朝故事。上曰。朕覽元宗實錄。見開元初事。天下不得不理。元宗初卽位。親見不理之由。遂銳意爲政。有姚崇、宋璟、蘇頲等輔弼左右。履正奉公。聖賢相合。魚水相得。何緣而不至于理。及天寶末年。元宗怠倦。爲政務於不急之事。有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等姦敗傾陷。專權狗私。楊氏一門。競爲禍本。又何因而不至於亂。前事是今日之龜鑑。朕當自惕厲。卿等各以此爲誡。庶幾免於此也。宰臣等兢惕踧踖。拜賀聖言。皆洞理亂之本也。

上言須惜官

上於延英殿謂宰臣曰。古人言官不必備。惟其人。卿各有親故。則必有冗食者。卿當與朕惜官以宏公道。吉甫奏曰。臣每用一官。未嘗不訪于公議。有堪奬進。始敢奏陳。至于親故。不敢援引。權德輿曰。臣寡親故。亦不敢進用。今奉宣示。更不敢有違旨。李絳曰。至公之道。實無親疏。惟觀其人才與職位相當。若有才用。○用字疑誤。名臣奏議無。雖是親故。亦合進用。昔建中初。德宗臨御天下。崔佑甫爲相。半年之內。除官八百餘員。德宗謂佑甫曰。卿除授太多。又聞多自親故。何也。佑甫對曰。所問當與不當。不看多之與少。其是臣親故。方諳知其才器。尙不敢用。其不諳者。安敢與官。德宗賞其言論。以謂所對公當。至今人稱之。天后朝命官猥多。

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語。及開元中。致朝廷赫赫有名望事績者。多是天后所進之人。有言拔十失五。○拔原譌指。據新唐書本傳。名臣奏議改。猶得其半。若拱默避情故之嫌。使聖朝闕濟濟多士之美。是依違容悅之臣。非聖主至公委任之道也。若于位實乖。情故可驗。臣豈敢逃責。以妨賢路。上曰。如卿所言。至公之道。不論多少。祇在至當爾。卿當我倚任。勿負斯言。

論擇採事

元和八年冬。教坊使忽于外間採擇人家子女。及有別室妓人。皆取以入。云奉密詔。衆議喧然。宰臣李絳顧謂同列武元衡、李吉甫。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諫論。吉甫曰。此嗜慾間事。難言。從諫官上疏。李絳曰。居常稱美相公常病諫官論事爲難。則推與諫官可乎。且君爲元首。臣作股肱。豈事有不合論者。吉甫曰。少間待敕使出宣事便諷之可乎。李絳曰。勅使避事。卻不敢言。出臣下口。入聖耳。○聖下當脫一字。詎可因人言乎。二相公皆舊人碩德。誠合保重。如絳蒙不次之恩。受非常之遇。顧以凡器。起居相位。無以塞責。獲罪爲幸。輒自上疏。不敢有累相公。遂草疏極言採擇之弊曰。今日之理。實所可惜。流布四方。虧損聖德。伏恐不敢言者。○上有脫文。臣過蒙厚恩。無裨盛化。敢陳愚瞽。伏希察納。草狀畢。李、武並云。請狀一看可乎。李絳曰。此是公狀。何敢有隱。兩相遂共讀之。皆泫然曰。不知相公捐軀許國如此。雖兩漢章疏。何以過此。明日延英對見。上舉手謂李絳曰。昨日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于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宜。是教坊使罪過。不喻朕意。以至于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其于樂官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與其

父母錢帛。祇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敢如此攪擾人家。各有科責。朕已重罰矣。其所取人。並放歸家訖。若非是卿發言。朕寧知過失。忠益誠盡。○句有錯誤。深嘉乃心。朕常居深宮。不知外事。已後脫有處分不合事宜。卿須依此論陳。不得遂成朕錯。脫或有得卿所奏。暫未諭。守所見。未從其理。直須兩度三度懇論。以至于五六。朕方冀開悟。以道理歸當爲限。卿等常宜以此爲懷。于是並起謝恩。至于感泣。退歸二相謂李絳。豈知此太宗實錄中且無此事。相公事君之道。爲臣之節。極是矣。實慙不逮。有愧于懷。及晚出中書。其先所取人。並放歸家。在于道路。此堯舜禹湯之德。若書之簡策。足以彰示萬古。豈尋常帝王。可望清光哉。

唐書本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曾祖貞簡。祖剛。官終宰邑。父元善。襄州錄事參軍。絳舉進士。登宏辭科。授祕書省校書郎。秩滿。補渭南尉。貞元末。拜監察御史。元和二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未幾。改尚書主客員外郎。踰年。轉司勳員外郎。五年。遷本司郎中。知制誥。皆不離內職。孜孜以匡諫爲己任。憲宗卽位。叛臣李錡阻兵於浙右。錡旣誅。朝廷將輦其所沒家財。絳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人。積成一道之苦。聖恩本以叛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四海。非所謂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伏望天慈。並賜本道代貧下戶今年租稅。則萬姓欣戴。四海謌詠矣。憲宗嘉之。時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寵爲神策護軍中尉。乃於安國佛寺建立聖政碑。大興功作。仍請翰林爲其文。絳上言曰。陛下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立聖政碑。示天下以不廣。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理。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碑表而贊皇猷。若可敍述。是有分限。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罘嶧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迹。適足爲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稱爲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又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自損聖政。近者閣臣源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況此碑

既在安國寺。不得不敍載遊觀崇飾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敍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聖恩特令寢罷。憲宗深然之。其碑遂止。絳後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鎭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所論奏。何太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淸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中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秖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喩之。曰。卿盡節於朕。人所難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眞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此。絳拜恩而退。遽宣宰臣。令與改官。乃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金紫。帝親爲絳擇良笏賜之。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爲姦人所排陷。特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皆獲寬宥。及鎭州節度使王士眞死。朝廷將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爲未可。絳既盡心匡益。帝每有詢訪。多協事機。六年。猶以中人之故。罷學士。守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嘗因次對。憲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錢獻入內藏。是用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吐突承璀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爲宰相。前一日。出承璀爲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協。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璀。故絳尤惡之。絳性剛訐。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正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上嘗謂絳曰。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風俗尤更崇尙何也。對曰。臣聞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專。

邦有大事可疑者。故先謀於卿士庶人。次決於卜筮。俱協則行之。末俗浮僞。幸以徼福。正行慮危。邪謀覬安。遲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愚夫愚婦假特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之事。神而異之。近者風俗近巫。此誠弊俗。聖旨所及。實辨邪源。但存而不論。弊斯息矣。他日延英上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致理。天寶兆亂。事出一朝。理亂相反。何也。絳對曰。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玄宗自天后朝出居藩邸。嘗蒞官守。接時賢於外。知人事之艱難。臨御之初。任姚崇、宋璟二人。皆忠鯁上才。動以致主爲心。明皇乘思理之初。亦勵精聽納。故當時名賢在位。左右前後。皆尚忠正。是以君臣交泰。內外甯謐。開元二十年以後。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用事。專引柔佞之人。分居要劇。苟媚於上。不聞直言。嗜慾轉熾。國用不足。姦臣說以興利。武夫說以開邊。天下騷動。姦盜乘隙。遂至兩都覆敗。四海沸騰。乘輿播遷。幾至難復。蓋小人啓導。縱逸生驕之致也。至今兵宿兩河。西疆削盡。甿戶凋耗。府藏空虛。皆因天寶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亂。實繫時主所行。陛下思廣天聰。親覽國史。垂意精蹟。覽於化源。實天下幸甚。上又曰。凡人行事。常患不通於理。已然之失。追悔誠難。古人處此。復有道否。絳對曰。行事過差。聖哲皆所不免。故天子致諍臣以匡其失。故主心理於中。臣論正於外。制理於未亂。銷患於未萌。主或過舉。則諫以正之。故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以致康甯。此亦常理。非難遵之事。但矜得護失。常情所蔽。古人貴改過不憚。從善如流。良爲此也。臣等備位。無所發明。但陛下不廢芻言。則端士賢臣。必當自效。帝曰。朕擢用卿等。所冀直言。各宜盡心無隱。以匡不逮。無以護失爲慮也。其秋。魏博節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懷諫幼弱。軍中立

其大將田興使主軍事。興卒以六州之地歸命。其經始營創。皆絳之謀也。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自有諫官論列。絳曰。相公居常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即推與諫官。可乎。乃極言論奏。翌日延英。憲宗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諭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稍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令科罰。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甯知此過。八年。封高邑縣男。絳以足疾拜章求免。九年。罷知禮事。授禮部尚書。十年。檢校戶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未幾。入爲兵部尚書。丁母憂。十四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爲河中觀察使。河中舊爲節制。皇甫鎛惡絳。稍以觀察命之。十五年。鎛得罪。絳復爲兵部尚書。穆宗即位。改御史大夫。穆宗亟於畋遊行幸。絳於延英切諫。帝不能用。絳以疾辭。復爲兵部尚書。長慶元年。轉吏部尚書。是歲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二年正月。檢校本官、兗州刺史、兗海節度觀察等使。三年。復爲東都留守。四年、就加檢校司空。寶歷初。入爲尚書左僕射。二年九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子從諫嗣襲。將吏詣闕論請。絳密奏。請速除近澤潞四面將帥一人。以充節度。令倍程赴鎮。使從諫未及拒命。新使已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潞州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時宰相李逢吉、王守澄已受從諫賂。俱請以從諫留後。不能用絳言。絳以直道進退。聞望傾於一時。然剛腸嫉惡。賢不肖太分。以此爲非正之徒所忌。又嘗與御史中丞王播相遇於道。播不爲

之避。絳奏論事體。敕令兩省詳議。咸以絳論奏是。李逢吉佑播惡絳。乃罷絳僕射。改授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卽位。徵爲太常卿。二年。檢校司空。出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三年冬。南蠻寇西蜀。詔徵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年二月十日。絳晨興視事。召募卒以詔旨喻而遣之。仍給以廩麥。皆快快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怨絳不奉己。乃因募卒賞薄衆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爲亂。以逞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譟衆趨府。劫庫兵以入使衙。絳方與賓僚會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衙將王景延力戰以禦之。兵折矢窮。景延死。絳乃爲亂兵所害。時年六十七。絳初登陴。左右請絳縋城。可以避免。絳不從。乃幷從事趙存約、薛齊俱死焉。文宗聞奏震悼。下制曰。朝有正人。時稱令德。入參廟算。出總師干。方當寵任之臣。橫罹不幸之酷。殄瘁興歎。縉紳所同。故山南西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李絳。神授聰明。天賦淸直。抱仁義以希前哲。立標準以程後來。抑揚時情。坐致台輔。佐我烈祖。格於皇天。仗鉞宣風。聯居樂土。乘軒鳴玉。嘗極淸班。先聲而物議皆歸。不約而羣情自許。漢中名部。俾遂便安。而變起不圖。禍生無兆。殲良之慟。聞訃增傷。是極哀榮。用優典禮。三公正秩。品數甚崇。式表異恩。以攄沈痛。可贈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賻布帛三千段。米粟二百碩。子璋、頊、璿登進士第。盧鈞鎭太原。辟爲從事。大中末。入朝爲監察。轉侍御史。出刺兩郡。宣歙觀察使。子德林。

李相國遺文

奏疏

論劉從諫求爲留後疏

臣伏以兵機尙速。久卽計生。威斷貴定。疑卽變起。人情未一。乃可伐謀。事勢已分。則難命中。據劉晉八月十日得病。計是日便死。逗留掩匿。奏報已遲。朝廷旣知。又數十日。都未有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同從諫之亂。縱有同者。不過所厚一二千人。直使一半叶同。尙有一半守順。況從諫不曾久主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亦貧窮。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四面一將帥。充昭義節度。令倍程赴鎭。從諫未及鋪置。新使已到潞州。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眞從天上落也。新使旣到潞州。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又設使未到已前。謀撓朝命。臣亦料得必無能爲。若欲多分兵馬守境。則事須給付器械。將校等旣得器械。又已有正節度使。豈肯更爲從諫腹心。若欲少分兵馬。則不足抗拒新使之人。事宜物理。昭然可知。臣前月十七日已面陳論。幷具狀聞奏訖。至今又二十餘日。未有處分。恐潞州三軍。會朝廷意旨。將欲效順。卽慮忽與從諫。將欲同惡。又卻恐除別人。儻更被姦人爲畫。狡計虛張。賞設錢數。兵士覬望。尤難指揮。今則已似太遲。失於制置。若更稽緩。事恐轉生。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符賜新節度使五十萬匹物。令宣示三軍。以其從來忠節。故有此賜。便節級賞設。續

除劉從諫一軍郡刺史。從諫既粗有得。必且擇利而行。萬萬之中。無一二違拒。必若不從指揮。臣亦以爲不假攻討。蓋山東三州。難自存立。若欲旁連魏鎭。卽須厚賂交通。若擬自保封疆。卽須終日備禦四面受敵。必不支持數月之間。定見覆敗。況又聞山東官健。已不許自蓄刀兵。足明軍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長短此方義無便授從諫之理。今更於意外料度。儻從諫事急。將所親厚三二千人散授魏鎭。必亦虜縛送歸闕廷。上取忠義之名。下快讎怨之志。此必然之理也。在魏博鎭州留一從諫。亦何所利。其將士三二千。既是從逆得散。卻亦是國家一事。縱橫揣度。股掌無逃。又以爲直使山東之人。未得其便。僵俛受制。依違俟時。朝廷亦只要明敕四面諸軍。嚴兵保境。勿令公私來往。勿使商旅通流。遲不一年。梟首必至。若或捨此數計。事或後時。卽非愚臣所知。亦必他日追悔。臣不勝憂憤激切之至。

論僕射中丞相見儀制疏

左右僕射。師長庶寮。開元中名之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尙書已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寮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廷。禮儀之崇。中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已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禮。謂爲合宜。苟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緣有才不當位、恩加特拜者。遂從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羣情。事實未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看。卽與欲參何殊。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處。及參賀處。或僕射先至。中丞後來。憲度乖宜。尊卑倒置。儻人才忝位。自合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伏望下百寮詳定事體。使永可遵行。

論回鶻請昏

憲宗時回紇使者再朝遣伊難珠再請昏未報可汗以三千騎至麟鵜泉於是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備虜禮部尚書李絳奏言曰回鶻盛彊北邊空虛一爲風塵則弱卒非抗敵之夫孤城爲不守之地儻陛下懷此增甲兵飭城壘中夏長策生人大幸也臣觀今日處置未得其要夫邊憂有五請歷言之北狄貪沒唯利是視比進馬規直再歲不至豈厭繒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故外攘內備必煩朝廷一可憂兵力未完斥候未明戈甲未備城池未固飭天德則虜必疑虛西城則磧道無倚二可憂夫城保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邊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猝犯塞應接失便三可憂自修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戍滿虛虜皆悉知賊掠諸州調發在旬朔外其係累人畜在旦夕內比王師至則虜已歸寇能入留役亦轉廣四可憂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又淮西吳少陽垂死可乘其變諸道興發役且十倍臣謂宜聽其昏使守蕃禮所謂三利也和親則烽燧不驚城堞可理盛兵以畜力積粟以固軍一也既無北顧憂可南事淮右申令於垂盡之寇二也北虜恃我戚則西戎怨愈深內不得甯國家坐受其安寇掠長息三也今舍三利取五憂甚計非或曰降主費多臣謂不然我三分天下賦以一事邊今東南大縣賦歲二十萬緡以一縣賦爲昏貲非損寡得大乎今惜昏費不與假如王師北征兵非三萬騎五千不能扞且馳也又如保十全之勝一歲輒罷其饋餉供擬豈止一縣賦哉帝不聽

論于季友尚主

元和三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懌上英威爲于季友求尚主上以普甯公主妻之李絳諫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上曰此非卿所知頔大喜上因使人諷之入朝頔遂奉詔

論尚德

元和六年李吉甫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今惠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解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絳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奸臣勸朕峻罰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論徙受降城

元和八年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碻磝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坦絳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父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

論備回鶻

元和九年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以領降戶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黨項上從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費廣未許李絳言回鶻凶強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萬一北方有警則非步騎數萬不足抗禦而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爲國家費豈特降主之比上不聽

碑銘

兵部尚書王紹神道碑

元和九年冬十一月晦銀青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判戶部事上柱國太原郡公食邑二千戶王公歿於位君失所重人懷其舊大事在戎以甯禍亂公實居兵部聚人曰財以遷有無公實領地官天子以兵賦之柄俾於公公以忠勞之力事於上垂玉佩累金印錫珪錫劍書社開國鬱積公望綢繆王恩出入三朝始終二紀非重而何非舊而何公諱紹字德素其先秦將翦之後翦孫離楚漢之際以秦圍趙死於師子孫家於太原世爲令族曾祖威衡州耒陽令祖思獻襄州襄陽令父瑞工部員外郎及公貴累贈禮部尚書咸以盛時沈於下位積有惇德宜生達人公尚書第三子也少以厚實爲士友所重太師顏魯公守吳興特器之表授武康尉相國蕭徐公察守馮翊並隨府授檄丁繼太夫人憂服除累授殿中侍御史江西觀察推官遂踐臺閣自倉部員外郎遷戶部兵部郎中專判戶部事未半歲超拜戶部侍郎寵賜金紫復加朝散大夫即舊官判度支特敕戶部尚書所領仍舊順宗諒闇姦豎竊柄拜工部尚書以疑穀自闕俾去

異己。誠私計也。上卽位。天下文明。彝倫攸敍。檢校吏部尙書。東都留守。判都省事。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保釐東郊。鎭衞舊都。風令旣行。姦盜出奔。遷檢校尙書。右僕射。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武甯軍節度、支度、營田、兼徐泗宿濠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居鎭六年。復徵拜兵部尙書。明年春。詔兼判戶部事。在位三歲。享齡七十有二。徹席於長安永樂里之私第。優詔追贈尙書右僕射。長子前門下省典儀元泰。次子劍南東川節度掌書記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元質。幼子前右威衞倉曹參軍元弼等。克稟詩禮。備著文行。以十年秋八月四日。奉窀窆於萬年縣之洪固鄉。以夫人贈西河郡夫人祔焉。夫人故河南少尹知府事贈工部侍郎造之長女。茂於懿範。歸於令人。先公而歿。距茲十九年矣。異時同穴。周公之制也。夫君子之行己事上也。必執心而端其始。立事而保其中。踐道而要其終。當建中末。盜起轂下。乘輿南狩巴梁。阨區廩藏空虛。武旅氣下。德宗色動。公時爲御史大夫包佶水陸運鹽鐵判官。懷章表。披荊棘。縣束車馬。陵踐山谷。達本府之誠懇。策書獻當。使金綵縑帛。爛若波濤。積如邱陵。上於是敷大號以布天地之施。士由是濡厚澤以奮雷霆之用。將加寵授。以奬忠勞。公方以國難疚懷。求以詔書復命。致遠之度。當時所稱。豈不曰有其始乎。貞元中。公以材智任職。忠懃注意。不疑可以進退海內之士。可以綰攝天下之柄。人心所傾。台位如寄。公理財以義。下不厭其取。處權以道。上不惡其專。內守持盈之誡。外宏推美之度。及門而進。與公同升。布於顯列。由乎陰騭。誠無二事。績著一心。豈不曰有其中乎。元和初。徐方喪師帥。人怙亂。樂於禍。以幸其利。鼓其變。以成其私。氛沴已凝。氣燄方作。公授鉞以出。投袂而馳。倍道而乘

其未備。輕騎而出其不意。先迷得主。大衆歸心。於是安進達以三百騎叛於河城。械繫而行乎軍令。唐重靖以一千人奔於埇橋。檄召而收其武力。散私積以勞賞。發義徒以祛弊。推以誠信。滌其疵瑕。頑固革心。疆內如春。武經戎略。存爲故事。豈不曰有其終乎。是三者忠存於國。政在於人。遺績未映。美化猶新。況乎顯持世權。陰行相事。造膝承顧。沃心獻議。注百辟之耳目。奔九流之車騎。入司國賦之重。出膺邦閫之寄。考終厥命。歸全於位。非夫貞固幹事。明哲保身。曷以臻於是乎。然則篆貞珉。表陵谷。庶乎實德宜無愧辭。其洪纖之迹。顯晦之用。應機之速。奮才以光赫其位。得君以薰灼於時。備用於隴西之狀。精覈於宏農之誌。今所書大者遠者而已。文有詳略。蓋春秋之義焉。銘曰。

天賦才兮遇有期。臣擇君兮審厥時。公之達兮世所資。道之行兮人罕[illegible]。[illegible]國權兮家以肥。庭邦賦兮物不欺。人意傾兮主念隨。陰德及兮顯命施。龍上空兮盜乘機。位陽尊兮姦用奇。聖運啓兮大人造。玉氣蕩兮英風埽。用邦鎭兮徐方道。洛邑思兮彭城禱。順者化兮叛者討。肅如霜兮偃如草。中外便兮恩寵殊。遷司馬兮領司徒。趨丹墀兮伏青蒲。杜私門兮闢公途。期方遠兮帝命俞。運何屈兮吾道孤。松楸列兮龜筮符。琬玉琢兮陵谷虞。往矣已焉兮噫嘻嗚呼。

賦

太淸宮觀紫極舞賦 以大樂與天地同和爲韻

開元中。賜海內以正朔。示天下以禮樂。舞紫極於宮庭。爨玄元於雲幄。乃樹以旌旃。設以宮縣。由中出以

表靜。用上薦於告虔。盛德之容。昭之於行綴。至和之節。奉之以周旋。激乎流音之下。存乎大樂之先。八佾以敷。肅然舞於清廟。九奏之作。杳若享乎鈞天。如是則文始不得盛於漢日。大章未可比於堯年。振萬古而獨出。豈百王之相沿。洎乎秉翟而敔。候樂以舉。協黃鐘。歌大呂。乍陽開於簫管。忽陰閉於祝敔。淹速以度。正直是與。若中止而離立。復徐動而進旅。和之感物。應鳥獸以蹌蹌。禮以成文。垂衣裳之楚楚。由是俾有司夙夜在公。候吉日鼓鐘于宮。方將萬舞。爰節八風。於以易其俗。於以告厥功。因乎所自制在其中。申敬也其恭翼翼。宣滯也其樂融融。齊無聲於合莫。感有情而統同。則其業之所肄習之則利。作茲新樂。著爲故事。享當其時。舞於此地。退而成列。周廟之干戚以陳。折而復旋。魯宮之羽籥斯備。美乎冠之象以崴。崴舞其容以僊僊。合九變之節。動四氣之和。散元風以條暢。洽皇化之宏多。是時也。天地泰。人神會。舞有容。歌無外。故曰作樂以象德。有功而可大。

李相國論事集跋

郡齋讀書志。李絳論諫集七卷。其甥夏侯孜所編。大中史官蔣偕爲序。今按偕序稱今中執法夏侯公。乃授予以公平生所論諫云云。則讀書志之言是也。陸放翁亦祇謂偕序當屬七卷本。不云卽偕所編。而直齋書錄解題。有李司空論事集一卷。卽屬之偕。通鑑考異又作蔣階。疑偕既序七卷本。又另撮其要爲一卷。後人遂以偕序冠之。故放翁所見一卷本有偕序也。今文瀾閣本存六卷。凡六十二條。爲學士時四十六條。戶部侍郎時四條。其爲宰相時。四庫全書提要云十五條。而今止十二條。豈傳抄偶闕與。新舊唐書及資治通鑑載絳論諫事。皆經裁翦。惟歷代名臣奏議采原文甚夥。藉以訂正其譌脫。奏議百三十一載答德宗問開元天寶治亂一條。三百二十一論邊兵、備回鶻二條。皆作相時事。殆卽所闕三條。當再考之。崇文總目又有李絳論三卷。惜其書已佚。無從辨其異同矣。癸卯六月。熙祚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李相國論事集

附李相國遺文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著作者　李綱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G一五三二上

徐

（本書校對者黃聿祥）